



兩般秋兩盒隨

19
607

蘇

15
1633





錢塘梁晉竹著

兩般秋雨
盦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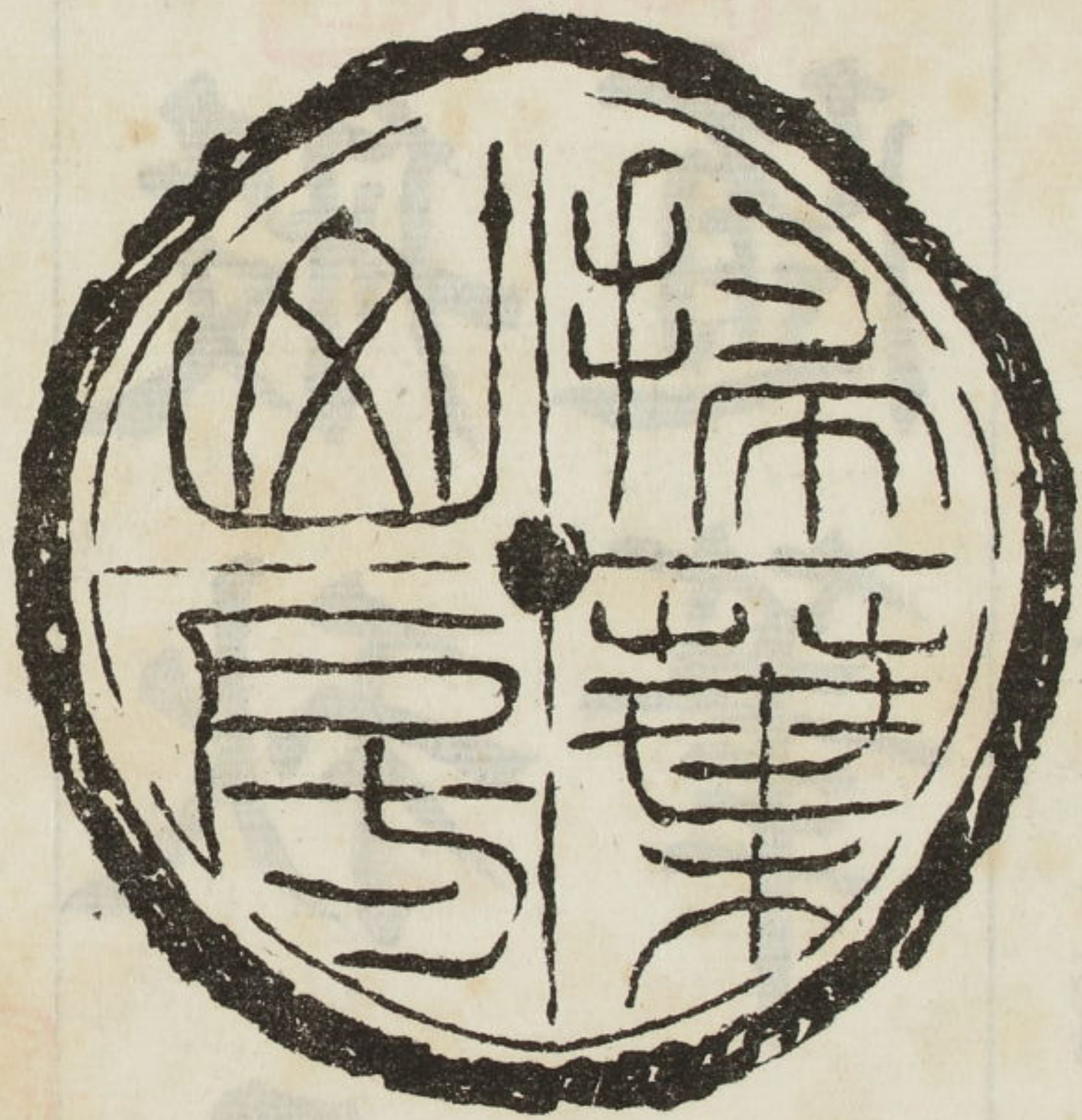
澹廬居士陳震題



1633

門10
號1633
卷

宣統二年石印



予中表兄晉竹梁君以宰相之華胄膺孝廉之魏科等身讀書儂指數典膏盲箴乎經疾然疑訂為
 史評凡夫北夢瑣言西京雜記詩人玉屑藝苑金鍼以及七籤真誥之編五燈珠林之冊靡不參同
 結契考異名郵陋小說於黃車約條鈔於青簡入張公之室記事拈珠登康生之堂劇談著錄成秋
 雨盦隨筆若干卷予受而讀之軋軋乎錦線之抽機磊磊乎星微之溢目已綜其全旨約有四端一
 曰稽古則經典釋文之遺也一曰述今則朝野僉載之體也一曰選勝則模山範水卧游之圖也一
 曰微辭則砭愚訂頑徇路之鐸也夫田敏白及識物昧其名楊修赤泉論族秦於系或目駭豹文之
 鼠或口喏同穴之鶴導鮮通津佩無迷穀君則畫疑在掌藏慧以胸辨子尾之銅盤搜比干之墓碣
 奧如羊續不誤於杖枝博如馬遷無譏於尸口豈非事求其實而解別於常乎又若見穀丞而不知
 問魯壺而莫對人非稷嗣孰究朝儀地限僮荒徒工野錄君則沐浴乎家澤晉接乎祖庭登多寶之
 船咳唾無非珠玉入眾香之國薰陶盡是旃檀故能掇英拾華吐糟棄粕總四朝之聞見通萬國之
 語言紹矢音之遺芬文莊公集各矢音演瞥記之餘緒諫庵先生有瞥記韓家經緯王氏璠璣吾於此書信其濟美
 矣今夫龍門之作因閱歷而始奇東坡之文引江山而為助手有心通八極身局一隅者其所撰著
 不過甕牖之間評楓窗之小牘已耳君則近游吳市遠適燕郊徘徊善卷之山洄溯羚羊之峽蓋吾
 舅氏宦轍所至君每從焉借官舍以作書堂采土風而襄縣譜登高克賦遇物能名具升嶽浮海之
 才為鑿險絕幽之致方音輯去軼事探來賢俊咸接其履綦草木亦助其聲逸其情暢其興豪此所
 以縱吻生濤把金杯而跌宕鋸辭落雪捉麈尾而流連也乎至於五門嘖嘖聞馬舍之豬聲三台峩
 兩般秋雨盦隨筆

序

一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我貢虞卿之蝦鮓往往誚深鄭酷毀甚滕屠矜對鏡之青矚吐燒城之赤舌君則無心玩世有意牖
 民不刪寺人孟子之詩竊比公是先生之記而或謂雕刻世態有干天和摹繪物情微傷厚道是又
 未知草能指佞角善觸邪者固不能學味道之模稜等魏公之斌媚也嗟乎秋無可夢一燈黯淡而
 搖青雨最能愁萬葉淒涼而墜碧君之書成而君之身杳矣又况雙雙鷓鴣翼聽冷月於泉臺君配蕉
卿黃夫
人巽有聽月
樓詩二首 藐藐鳳雛少孤星於曙後極才子傷心之遇為文人薄命之尤蠶吐餘絲蠹留積字又
 曷禁拔劍斫地把筆問天也哉昔先兄為外大父刊左通補釋今予擬為君刻所著述而以是編先
 之零章斷簡雖難侔武庫之珍選義考辭要無愧雜家之作覽之者愛其記醜而博乎吾恐畏甚口
 而適適然驚且走也道光十七年太歲在丁酉夏五月朔表弟汪迺孫拜序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目錄

詠物詩	周詩多韻少韻	桑中詩別解	張船山詩
集對	張仙	甌北控詞	詩值五千金
秦良玉詞	二名偏稱	衍堂	汀茫
辨姓詩	西湖竹枝詞	金元七總管	金陵詩僧
武弁能詩	徐寶幢	杜撰	西泠感舊詩
拾沒	不惜	呂叔簡語	伯夷叔齊
蘭因館	豬語牛鳴	鬚換銀米	琴娘
楊妃詩	世俗誕妄	陶篁村	錢宗伯對
石異	高小姊	鼈子疊	諷刺詩
不白	廿四堆	食酒	方子雲詩
科場對	因詩得贈	張子野	火浣布
蘇州狀元	乳姑圖	寬恕	代筆
鏡聽	瓦刺	無題詩	趙篠珊
和尚太守	五時衣	中秋詩	張晏埋骨
干支戲	名士受窘	毒謔	中庸非孔門書

阮王二宮保撰聯	琵琶記	毛	番槍子
南屏僧	學海堂	律中變調	索詩癡
老少年詩	治變離	桴炭	姚古芬
藥轉	飛吟亭盧生廟詩	中興文字	春陰詞
山人	禁宰犬豬	羣仙液	續勝進士
朱閑泉詩	狼跋鴛鴦	李遜之	新婚詞
劉子明語	謝疊山琴	春寒	雷瓊道署堂聯
西樓記	濃墨淡墨	象棋	小照
郭婆帶	變身韋陀	葬說	都圖鹽阜
輓對	汪彥章	高鳳卿	蚌佛
四書偶語	異稟	徐文長	貢院對
題畫詩	潞王琴	武廟對聯	宋端宗履硯
西施詩	黃梅橋	尋常音誤	對聯
過洋樂	孔萬	曲阜孔林	青詞
堯舜禹湯所舉	亂世之臣識大體	借書	喪心語
博士待詔	尼姑	小說傳奇	鐐子

趙普	國書	滇南不知孔子	貴賤同誕
古人名作	筆端刻薄	三楊	墓樹
牡丹	簪花樓	武王	江河赤水
勤王兵解	聖諱	三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詠物詩

近時詩家詠物鉤心鬪角有突過前人者揚州張詰士詠胭脂云南朝有井君王辱北地無山婦女愁長洲女士陶慶餘詠鸚鵡云一夢喚回唐社稷千秋留得漢文章皆合兩典成一聯而雄渾獨絕膠州李霞裳進士詠甘草云歷事五朝長樂老未曾獨將漢留侯題外使事尤奇而確仁和周南卿茂才詠錢云眼孔小於窮措大面形團似富家翁盡相窮形嬉笑怒罵皆有錢唐盧小鳧布衣詠夾竹桃云佳士性情原爛漫美人消息總平安雋妙之思令人意遠又相傳有詠新月句云映水有鈎魚卻鈎銜山無箭鳥驚弓可謂刻畫入神至吳江郭頻伽明經詠詩筒云之子遠行少鴻雁美人贈我有琅玕則如羚羊香象微妙不可思議矣

周詩多韻少韻

周頌烈文篇末多一韻天作篇末少一韻仁和范茂才景福云移嗚呼前王不忘六字於子孫保之下則兩篇皆叶韻矣二詩相連蓋誤簡也說甚精確具見讀書細心

桑中詩別解

鄘風桑中一篇小序集傳皆以為刺淫而作仁和李海鮑學博光彝云此戴媯答莊姜之詩所以報燕燕于飛一什也其曰桑中上宮淇上者皆當日話別送行之地也其曰孟姜者指莊姜而言也下二章曰孟庸孟弋者庸與弋皆姜氏同姓之國因懷莊姜而兼及當時之媵妾也其說甚新海鮑五兩般秋雨盦隨筆

經皆有著作。今歿後不知藁尚存否。

張船山詩

張船山太守。問陶嘗於吳門密蓄一妾。於其夫人遊虎邱時。故使相遇於可中亭畔。晤談許久而夫人未之知也。太守賦詩云。秋菊春蘭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雲棧通秦蜀。暗畫峨眉鬪尹邢。梅子含酸都有意。倉庚療妒恐無靈。天孫冷被牽牛笑。一角銀河露小星。韻人韻事。足為山塘生色。

集對

家大人嘗集一楹聯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以東坡詩對禰衡傳。天然比偶。惜無人能當此語者。

張仙

吳縣蔣國源題孟昶像云。錦江花草化春煙。蜀主風流絕可憐。贏得美人懷舊寵。趙家宮裏祭張仙。按花蕊夫人入宋私繪蜀主孟昶像。祀於宮中。太宗見而問之。詭其詞曰。張仙云。祀之可以宜男也。

甌北控詞

趙雲松觀察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太守因以一詞為袁趙兩家息訟。並設宴郡齋以解之。想見前輩風趣。其控詞云。為妖法太狂。誅誣難緩事。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蒼山忽漫脫逃。年老成精。閻羅殿失於查點。早入清華之選。遂膺民社之司。既滿腰纏。即辭手版。園倫宛委。佔來好水好山。鄉覓溫柔。不論是男是女。威名所至。軼事斯傳。借風雅以售其貪婪。假觴詠以恣

其饕餮。有百金之贈。輒登詩話。揄揚嘗一嚙之甘。必購食單。仿造婚家花燭。使劉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約杭守無端闖席。占人間之艷福。遊海內之名山。人盡稱奇。到處總逢迎。恐後賊無空過。出門必滿載而歸。結交要路公卿。虎將亦稱詩伯。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凡在臚陳。概無虛假。雖曰風流班首。實乃名教罪人。為此列穎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鏡定無逃影。斬邪劍切勿留情。重則付之輪迴。化蜂蝶以償夙孽。輕則遞回巢穴。逐獼猴仍復原身。其羅織之詞。雖云遊戲。亦實事也。

詩值五千金

江南昔有貴公子。年少登科。乃翁故撫事家居。於其公車北上。以五千金遺之。公子賦性不羈。楚館秦樓。一路揮霍。比至京師。已囊空若洗矣。兼以抱病不得入場。嗒焉若喪。稱貸而歸。翁初怒其不肖。欲訶責之。及還家。首搜行篋。見詩藁中有二句云。比來一病輕於燕。扶上雕鞍馬不知。翁且憐且喜。曰。得此二句詩。則五千金花值得也。公子次科旋中式。入詞館。此可為花柳諸公作一段佳話。今則無此撒漫浪子。并無此跌宕詩人矣。

秦良玉詞

嘗於友人齋中。見懸秦良玉小像一幀。上錢謝盒先生。枚題金縷曲一闋。風流悲壯。殆罕其儔。其詞云。明季西川禍。自秦中飛來。天狗毒流兵火。石砭天生奇女子。賊膽聞風先墮。早料理。夔巫平安。應念軍門無將畧。念家山。只怕荆襄破。妾男耳。妾之可。蠻中遺像。誰傳播。想沙場。弓刀列隊。指揮高座。一領錦袍。殷戰血。襯得雲鬟婀娜。更飛馬。桃花一朵。展卷英姿。添颯爽。論題名。媿殺富南左。軍國恨。兩般秋雨。盃盞隨筆。

尚眉鎖

二名偏稱

今人二名者。往往於箋牘中單稱一字。按晉文名重耳。而左氏定四年傳。祝鮀述踐土之盟。其載書云。晉重魯申。昭二年。莒展與奔吳。而傳曰。莒展之不立。又晉語。曹僖負羈。稱叔振鐸為先君叔振。則割裂之稱。由來已久。馬遷葛亮。其濫觴耳。

術堂

今堂屋邊小徑。俗呼術堂。應是弄唐之訛。宮中路曰弄。廟中路曰唐。字蓋本此。

汀茫

顧亭林先生。遂於古音。嘗宿傳青主家。一日起稍宴。青主於戶外呼曰。汀茫久矣。猶酣卧耶。先生怪其語。青主曰。君精古音。豈不知天本音汀。明本音茫耶。相與大笑。

辨姓詩

潮州太守黃霽青先生。安濤嘉善人。工詩善滑稽。有同年某投札。誤書黃為王。先生作詩會之云。江夏瑯琊未結盟。廿年三畫最分明。他家自接周吳鄭。敝姓曾連顧孟平。須向九秋尋鞠有。莫從四月問瓜生。右軍若把涪翁換。辜負籠鵝道士情。工整熨貼。風趣獨絕。

西湖竹枝詞

陶月山先生。文彬篁村先生之祖也。著有金臺錦城摩雲等集。西湖竹枝詞二十首。為人傳誦。錄其

三首云。錢唐太守醉西湖。隄上花枝也姓蘇。即是東風便是草。將春吹綠到蘼蕪。葉葉東風揚柳青。青驄得得傍花行。勸郎收卻金丸彈。留箇鶯兒叫一聲。十景塘邊是妾家。小樓斜對木蘭花。西鄰阿妹聲相似。莫誤敲門去喫茶。清麗芊綿。情文斐疊。鐵屋諸老不得專美于前矣。

金元七總管

吾杭清波門外有廟。曰金元七總管。姚古芬述其友人陳姓者云。可對唐宋八大家。眾賞其工絕。案康熙間徐紫珊所撰碑記。謂神元時人。七者行次。總管其官名也。

金陵詩僧

金陵水月庵僧鏡澄能詩。然每成輒焚其藁。樵李吳澹川文溥錄其數首。呈隨園先生。先生激賞之甚。吳謂鏡澄宜往謁先生。鏡澄曰。和尚自作詩。不求先生知也。先生自愛和尚詩。非愛和尚也。卒不往。其留澹川度歲詩云。留君且住。豈無因。比較僧貧君更貧。香積尚餘三斛米。算來喫得到新春。新栽梅樹傍簷斜。待到春來便著花。老衲不妨陪一醉。為君沽酒典袈裟。其風致如此。

武弁能詩

浦情田守戎。嘗誦其寅友某岳王墓句云。宰相若逢韓侂胄。將軍已作郭汾陽。立論新奇。得未曾有。情田金陵人。余向於吳門響山堂陳氏見之。出詩文稿若干卷。見示。多有可觀。記其五言絕句一首云。最愛春三月。鸞環恰似鉤。郎心鉤不轉。鉤起妾心愁。情詞婀娜。絕非弁員口吻。

徐寶幢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仁和徐寶幢。俊才。恭儉。工詩文。年四十。目雙瞽。口授經文課徒。家徒四壁。亦文士之厄也。記其西湖
權歌二首云。大船埠頭楊柳青。小船埠頭春水深。勸君莫惜買船費。過卻春光無處尋。錢唐江上大
潮多。遊客登舟喚奈何。儂自年年弄湖水。生來從不識風波。韻音深得竹西之遺。

杜撰

青春鸚鵡楊柳樓臺。司空表聖詩品句也。陳曼生司馬集二句對云。綠綺鳳凰梧桐庭院。注云。張子
野詞。請曾伯祖山舟學士為書楹帖。學士愛其工麗。欣然書之。後遍查子野詞。並無此二句。蓋竟屬
司馬杜撰也。才人好事。往往如此。

西泠感舊詩

姚大陞孝廉。江蘇人。寓杭有所眷。留割臂之盟。後隨父宦閩。重過武林訪之。則香消已逾歲矣。因賦
西泠感舊詩四章云。江南蕩子恨無家。錦字坊西問狹邪。蕪館秋燈留蝙蝠。荒陵春水沒蝦蟆。故人
尚指樓頭柳。漁父空迷洞口霞。幸負沙棠舟上客。酒尊詩卷到天涯。窈窕文窗啟碧軒。美人家近竺
蘿村。芳蘭佩結繡經綵。杏子衫嬌潑酒痕。鬪草人歸春綽約。賣花聲破夢溫存。爭知舊日青驄客。哭
過枇杷白板門。樓頭別語太淒清。乍似長生七夕盟。絕代可憐人早死。十年未見我成名。臨流淺土
埋蘇小。殘月香詞唱柳卿。安得並驂瑤島鶴。蒼烟吹破嶺頭笙。西泠曲港漾平沙。橋上黃昏噪暮鴉。
榆柳洲邊新鬼火。桃花門裏舊兒家。玉魚葬合肌猶暖。金蛻魂歸月易斜。知否蕭郎重到此。短詩和
淚泣琵琶。哀豔之音。令人酸鼻。未半年。姚亦卒。言為心聲。固不宜爾也。

拾沒

字典不知而問曰拾沒。沒母果切音麼。今北人所謂什麼也。

不惜

草履名不惜。其來已久。按齊民要術作不惜。黃扶孟云。當以不惜為是。謂此物極賤。雖履泥溼棄之
亦不愛惜也。

呂叔簡語

明呂叔簡云。今之用人。每恨無去處。而不知其病根在來處。今之理財。每恨無來處。而不知其病根
在去處。二語可為居官居家者座右銘。

伯夷叔齊

張船山太守。在登州府試。以伯夷叔齊命題。有作八比文者。則伯二比夷二比。叔二比齊二比也。先
生題俳語於卷上云。孤竹君哭聲悲。叫一聲我的兒子呵。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做了餓殺鬼。誰知
你被一箇混帳的東西。做成了一味喫不得的大煤八塊。可為噴飯。

蘭因館

白香山詩云。錢唐蘇小是鄉親。家在錢唐而墓不在錢唐。竹垞老人辨之詳矣。然西泠坏土千古豔
稱。官斯土者一再修葺。借以為湖山點綴。亦何不可。竹垞必欲奪歸秀州。未免已蹈爭墩之習。至小
青詩云。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小青為虎林馮氏家姬。雖雜見諸家小說。而衣香鬢影
兩般秋雨盦隨筆

惜

若有若無人尚憑虛墓於何有乃陳雲伯大令文述特築其墓於孤山之麓並附以雲友菊香且為之誌以徵之復建所謂蘭因館以實之可謂極才人之好事矣詠巫山者不云乎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層賦洞庭者不云乎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引人入勝正在縹緲必欲求其人以實之不幾梅鶴笑人耶然其題詠之作有不可磨滅者茲特錄其佳句大令原唱云芳姓偶同楊妹子小名應喚菊夫人方稱韋孝廉懋朝句云樂府好歌三婦艷鄉親况有六朝人吳飛卿女史規臣云桃葉畫船題葉女梅花禪榻散花人大令媳汪小韞女史端紀事四首最佳其詩云鄭家嬌婢解吟詩和靖風流想見之遺址誤尋高菊碕隄晴江以菊香墓為高菊碕臆說也前身合是謝芳姿踏青春訪瓊姬墓朱竹垞毛馳黃飛白宵題玉女碑諸九鼎更乞茂漪書一過簪花楷法妙臨池琴夫人楷字勒石此焚餘詩草返魂香遺集真應號斷腸齊國淑妃原著姓馮姓蔣家小妹是同鄉小青廣鏡湖桃葉鷗盟遠女弟紫雲適會稽馬髦伯畫閣梅花鶴夢涼屏居孤最憶橫波摹小影眉樓一角寫斜陽顧眉樓青小影又見楊娃小印紅容華才筆麗驚鴻容華楊桐女姪叢殘著錄留湖上詩見張遂輕薄姻緣說意長湖上編客汪然中李笠翁意中緣傳奇以楊謝逸畫圖寒翠晚謝彬有雲友及汪倫潭水夜夜空嘗客汪然依然智果西頭路絕勝仙霞萬點楓雲友死天素返閩碧城壇坵久名家多少蛾眉禮絳紗仙子玉鑪三澗雪美人湘管一枝花隔湖香家秋飛蝶映水紅樓晚噪鴉更訪吳宮雙玉墓牡丹廳畔竹陰斜翁大為瓊姬小玉營墓于虎阜塔院牡丹廳下瓊姬閣閩女名勝王又名勝玉小玉夫姜女亦名紫玉四詩典麗風華洵堪垂遠傳之後人遂成湖山掌故矣

豬語牛鳴

公冶長解豬語見皇侃論語疏可與介葛盧聞牛鳴作的對

鬚換銀米

京師四喜班陳雙者名小生也年逾四十將留鬚掌班者苦止之每年願加包銀若干遂不果留偶閱尊鄉贊筆華亭顧威明家豪富性酷好梨園一日家演劇有名旦善裝杜麗娘而已鬚髯如戟因強其雜鬚乃曰俗語去鬚一莖償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撫掌大笑曰此易事耳遂令家人從旁細數計削去四十三莖立取白粳三百石送之鬚之遭際亦奇矣哉

琴娘

琴娘者珠江戴氏婦也雅善鼓琴偕其夫遊楚南某中丞耳其名延請授琴羣姬並從學焉不二年中丞卒戴夫婦遂流落轉輾至浙往來大姓家雖畧行其道要非復曩時之尊重每當酒闌燈炮縷述舊情未始不淚涔涔也余聞而感焉為賦金縷曲二闋云雙泛珠江艣儘風流秦娘身樣瑩娘眉嫵生小白嫵文君技花底秋桐慣撫總羞學尋常菊部一曲水雲瀟湘調竟公然轉入臨淮府鷓鴣比翼鳳鸞伍琴瑟夜靜軍門鼓好良宵闌干月轉花陰亭午半臂添寒尚書醉屏後金釵楚楚齊頰首邯鄲學步絳帳高談勾挑法把霓裳譜作鴛鴦譜飄泊恨不須訖剗地鶉啼血怪無端房中曲奏鼓宮宮絕華屋俄成山邱感化去朱門劍鳥有多少花啼柳泣何况堂前雙飛燕更誰容重向雕梁歇飛絮影化萍葉漂流卻向明湖側恁忽忽宮移羽換珠狼翠藉舊日鞦韆尖三千拜今日鷄衣百結回兩般秋雨盃隨筆

首望侯門天隔大有水雲樵琴意莽江山重話梁園雪春夢事感而述嗟乎始則王侯笑傲繼則賓客飄零比比是也獨一琴娘也哉

楊妃詩

美人例為人憐雖至亡國敗家猶有起而原之者袁簡齋先生先開脫楊妃一則曰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免再則曰如何手把黃金鉞不管三軍管六宮趙甌北先生竟褒獎楊妃一則曰馬嵬一死諸軍退妾為君王拒賊多再則曰張均兄弟今何在只有楊妃死殉君

世俗誕妄

吾杭清泰門外有時遷廟凡行竊者多祭之濟甯有宋江廟為盜者嘗私祈焉汲縣有紂王廟凡龍陽胥禱于是穎之衛靈公廟閩之吳天保廟亦然湧金門外有張順廟赤山埠有武松廟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閩楚多齊天大聖廟黔中多楊老令婆廟此皆淫妄之祀又有謬誤者陳州城外厄臺有廟題曰一字王佛即孔子也北方牛王廟畫百牛於壁牛王居其中即冉伯牛也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鬢鬚相公無婦於是合而為一則杜拾遺伍子胥也雍邱范郎廟塑孟姜女偶坐者乃蒙將軍恬也孤山林和靖祠塑女像為偶題曰梅影夫人之位或戲之曰何不兼塑仙鶴即君世俗誕妄真是匪夷所思又凡廟中司事之人吾鄉名之曰廟鬼所作所為往往戲侮神聖如關帝手中所執之扇末署款云雲長二兄大人屬書愚弟諸葛亮真堪發噱又某年吾郡作保沙會各廟神像俱迎聚於西湖瑪瑙寺前於是諸神持帖互拜最奇者大士名帖云愚妹觀世音檢拜尤堪捧腹

也

陶篁村

會稽陶篁村先生元藻買墅於西湖葛嶺之麓名曰泊鷗山莊六十餘娶一妾為饒老計家曾伯祖山舟學士調以詩云病來久不見陶潛隔著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邊聞說蓉江泛艫枝已成陰後未涼時一枝柳粟無人管付與樵青好護持不是朝雲侍老坡也如天女伴維摩對門有箇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好將斑管畫眉雙莫染星星鬢上霜比似詩人張子野鶯花還有廿年狂此四首隨園老人已采入詩話中復有再調篁村二首云湖光如鏡復如奩中有飛來比翼鷓惱煞畫船樓外泊紅闌添上一重簾一幅新翻秘戲圖海棠側畔老梅株問年三五盈盈月不見猶憐况老奴先生沒後如君守志不嫁後四十餘年余與先生令孫春田學博軒遊詢之如君尚在年已六十餘長齋繡佛足不出戶每食則設於先生小像之側進酒侑食如事生禮亦一段風流佳話也先生工詩古文詞兼長制義顧南北十上鄉闈不得售在京師有日者兼精風鑑謂之曰君命中金寒水冷無分功名雖然骨格清奇不名世當壽世也使相諸郎則曰皆科第中人也先生遂絕意進取二子廷琛廷珪先後登甲科出宰劇縣先生買宅湖山徜徉詩酒乾隆甲寅春田以新補弟子員入場先生見獵心喜意欲重攜鉛槧諸姪輩止之不可戚友咸止之亦不可於是春田來奔告於山舟學士學士往謂之曰篁村爾求死耶何其老而無恥也先生曰吾文興頗勃故偶作是想耳學士曰是不難俟首場畢後君為擬程吾來同作屆期學士偕先生至青雲街陶氏書坊兩般秋雨盦隨筆

接考。知首題為夫子之牆一節。兩公共硯。凝思論題。舉筆成文。皆清微淡遠之音。比勝發則是科中式之文。皆据撫爾雅及廣雅考工三禮而成者。學士謂先生曰。此中須丹壁垣墉。吾與子黃土頽牆。復從何處討生活耶。相與乾笑而已。

錢宗伯對

嘉興錢捧石侍郎。載奉命祭堯陵。辨今堯陵之非。既覆命具摺奏之。摺計二十七扣。奉旨申飭。又乾隆庚子典江南試。取顧問作解首。三藝皆駢體。經磨勘停三科。京師以二事為對云。三篇四六短章。欲於千萬人中。大變時文之體。一摺廿七餘扣。直從五千年後。上追古帝之陵。

石異

宋牧仲筠廊偶筆載。有人於歸州香溪得一石。大如斗。剖之得雌鴛鴦石一枚。後復過此溪。又得一石。剖之得雄鴛鴦石一枚。因琢雙杯寶用之。已奇絕矣。壬幼時嘗聞山舟學士云。有人寶一水石。上作山樹形。尾有杜詩一句云。石出倒聽楓葉下。其人絕愛。行篋中常以自隨。一日過黔州某溪。偶於篷窗把玩。失手墮水。因停舟雇人撈取。良久得一石。大小無異前石。而花紋迥殊。末亦有詩句。則檣搖背指菊花開也。再下搜取。復得前石。此等神物。其生之也奇。其合之也尤奇。

高小姊

天啟時御前牌子高永壽。年未弱冠。丹唇鮮眸。姣好若處女。宮中以高小姊呼之。凡宴飲之際。高或不與合座。為之不歡。後端午日隨帝遊西苑。溺死。見天啟宮詞注。

鼈子疊

乾隆中有方伯某公蒞浙。見文牘中有鼈子疊三字。投牘於地曰。此明明是疊字。何得誤讀為門耶。一吏從旁從容拾牘。援大雅鳥鷺之說以進。曰。舊注疊音門。謂水流峽中。兩峰如門也。某公憮然曰。微子幾誤乃公事。子即吾一字師也。某公之虛懷。此吏之博雅。人兩美之。

諷刺詩

諷刺之詩。意不可不露。亦不可太露。故不宜賦而宜比興也。詠蟬詩云。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螳螂。詠瀑布詩云。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詠鐵馬詩云。底事丁冬時作響。在人簷下不平鳴。詠夏雲詩云。無限旱苗枯欲死。悠悠閒處作奇峰。皆急切言之。而仍出之以蘊藉者。惟仁和單斗南先生詠蚊詩云。性命博膏血。人間爾最愚。嗜膚憑利喙。反掌隕微軀。此則痛詆之不遺餘力。貪讒之吏。讀此能無凜乎。

不白

陳太僕勾山先生。年逾耳順。鬚尚全黑。裘文達公戲之曰。若以年而論。公鬚可謂抱不白之冤矣。

廿四堆

越中屬湖之濱。獅山之側。俗名廿四堆。皆南宋宮人墓也。山陰邵薑畦先生詩云。屬湖水明如鏡。照出興亡事可哀。二十四堆春草綠。錢唐風雨翠華來。余曾過其地。賦二絕云。屬湖一水近蘭亭。淺土埋香尚有靈。當日承恩知未徧。翻從地下傍冬青。零落花鈿冷翠翹。誰將遺事問前朝。宮人斜外

雷塘路一樣傷心廿四橋

食酒

有蘭闌子。作日記册云。某日買燒酒四兩食之。人遂傳為笑柄。而不知亦未可非也。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柳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瘡不能食酒。則酒之言食。其來有自。

方子雲詩

歙縣方子雲。傲屋長干。忘情榮利。詩憑意造。近體尤工。五言如送夏湘人出關云。山勢盤元氣。湖聲折大荒。舟次云。石爭雙派水。雲鬪雨來風。登金山云。萬古不知地。全山如在舟。竹林寺云。石氣青樓閣。湖光白古今。七言如句曲山云。雙峽東江通楚蜀。萬峰送雨落淮徐。潤州懷古云。人鉏北府新生草。江走南朝舊夕陽。舟次即目云。潮初出海如雲白。月乍離山抵日紅。石湖舟中云。風急忽疑星欲墮。舟移如與月同行。鎮海樓云。急水與天爭入海。亂雲隨日共沉山。清涼山云。高閣紅扶臨澗樹。小亭青受隔江山。絕句如長干寺見隔院玉蘭云。粉裝玉琢素衣裳。拂面風來特地香。不阻遊人阻詞客。人間無賴是紅牆。新月云。雲際纖纖月一鉤。清光未夜挂南樓。宛如待字閨中女。知有團圓在後頭。小亭獨坐云。小亭三面疊雲根。坐把澆愁酒一尊。西下夕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風韻獨絕。

科場對

謝金圃。塘吳玉綸。德定圃。保沈雲椒。初典試。頗不滿於眾口。作對云。謝金圃抽身便討。吳玉綸倒口就吞。德定圃人傍呆立。沈雲椒衣裏藏刀。雙關折字。巧不可階。又浙江乾隆丙子鄉試。兩主考一姓

莊一姓。鞠莊公。類頊而鞠公不謹。有人集杜句嘲之云。莊夢未知何日醒。鞠花從此不須開。尤極現成。鞠試畢。回京。語陳勾山太僕云。杭人真欠通。如何鞠可通。鞠公不答。鞠詰之。公曰。吾適思月令。鞠有黃華耳。鞠大慙。未幾死。人以為語讖云。近有某公分校禮闈。卷中有用毛詩佛時仔肩者。則批云。佛字係梵語。不可入文內。復有用周易貞觀二字者。則又批云。貞觀係漢代年號。不可入文內。因有為之對者云。佛時是西域經文。宣聖悲啼彌勒笑。貞觀係東京年號。唐宗錯愕漢皇驚。又姚秋農總憲典順天鄉試。有用尚書率循大卞者。則批云。大卞二字。疑天下之誤。是科蔣秋吟侍御分校。有用尚書不率大夏者。則批云。大夏二字不典。因對云。蔣徑荒蕪大夏含冤呼大卞。姚墟榛莽秋農一笑對秋吟。語妙絕倫。皆可與左邱明兩目無珠。趙子龍一身是膽。同是科場話柄也。

因詩得贈

三山鄭汝昂工詩。貧甚。一相知令廣東。鄭寄詩云。三尺兒童事未諳。饑來強扯我襦衫。老妻牽住輕輕語。俞正修書去嶺南。其人得詩。因厚贈之。案青瑣集載張球獻詩於呂許公云。近日廚中乏短供。兒童嗷哭飯籬空。內人低語向兒道。俞有新詩上相公。鄭詩蓋本於此。

張子野

宋祁呼張子野為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此人人知之也。歐陽文忠又呼為桃李嫁東風郎中。以子野一叢花詞。有不如桃李猶得嫁東風之句也。見范公稱過庭錄。

火浣布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八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莊芝階舍人仲方自蜀中歸攜火浣布一方偏示同人質厚且麤以手捫之泠泠然冷濕憎膚雖入火不燃而見燄則黑並無愈濯愈潔之說考火浣布有三最上者火鼠之毛所織其次火木之皮所織紋理細膩並出海南諸國最下則蜀中建昌所出名曰石絨生巖隙間土人采以為布能去諸物之垢不可為衣芝階所攜即此是也

蘇州狀元

本朝殿撰吳下為多有蘇人以此誇於座中忽一人冷語曰蘇州出狀元亦猶河間出太監紹興出惰民江西出剃頭師句容出剔脚匠物以類聚無足怪也案此戲語亦有所本唐王定保摭言載一則云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我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希矣

乳姑圖

山陰某忘其姓名有題乳姑圖詩云兒勿唬婆婆將與汝棗梨兒且去騎竹馬嬉兒前牽娘雙淚流東邊一隻兒要留口講指畫向婆語婆婆不小喫乳羞婆婆不小喫乳羞不鋪張盡孝門面語而描寫妮妮之態自然入情

寬恕

唐唐臨性寬仁多恕欲弔喪令僮歸取白衫僮乃誤持餘衣懼不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又一日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乃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宋王旦局量寬厚家人欲試之以少埃投羹中公唯噉飯問何不食肉曰我今日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曰我今日偶不喜飯可具粥二公之度相似凡褊急而苛刻者可以為法

代筆

古書名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趙松雪代筆京口人郭天錫董華亭代筆門下士吳楚侯山舟學士書名噪海內而從無代筆湯畫人庶常錫蕃沈友三明經益頗肖公書嘗為人作字署學士名實非代筆也

鏡聽

崑山徐大司寇乾學昆季三人未第時除夕相約鏡聽乃翁偵知之先走匿門外俟三子之出揖而前曰恭喜弟兄三鼎甲諸子知翁之戲已也不顧而走則有二醉人連臂而來甲拍乙之肩而言曰癡兒子你老子的話是不錯的蓋以俳語相戲也已而果應其言又錢唐黃文僖公機未遇時鏡聽聞二婦人相語云家有二雞明日敬神宰白雞乎宰黃雞乎其一曰宰黃雞可也機雞同音遂以為識

瓦刺

西海有魚名瓦刺其目入水則暗出水則明凡物皆動下頰此魚獨動上齧見人遠則哭近則噬故西域稱假慈悲者曰瓦刺制之者惟仁魚蓋此物徧身鱗甲刀箭不能入惟腹下寸許是肉仁魚鬚最利故能尅也仁魚性極慈嘗負小兒登岸誤斃之遂觸石死而獨能制彼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兩般秋雨盦隨筆

也

無題詩

余在京師。凡遇諸伶侑座。酒闌燈施。往往漠然。或以矯情譏。或以木石誚。適然不顧也。一日見某部某郎。不覺傾倒。形輸色授。頗難自持。然獨繭抽絲。無由作合也。因賦無題二章云。尋到蓬山別有春。好將綺筆寫芳因。鈎翰格磔渾難語。撲朔迷離兩不真。願作鴛鴦申後約。化為蝴蝶夢前身。玦鏤消息全無準。腸斷愁紅悶翠人。不沾情處惹情魔。如此相思可奈何。後落梅花酸意透。倒垂蓮子苦心多。烏因銜恨思填海。狐為生疑怕渡河。欲託微波通一語。生防前面有鸚哥。

趙條珊

仁和趙條珊先生。銘湖北安陸縣知縣。以墨誤歸。一琴一鶴。頗有祖風。擔石無儲。不改其樂。嘗作小詞自遣。記其遊西溪齊天樂云。清流澹沲。有一鷺飛來。白頭似我。又臨江仙詠秋海棠葉云。斷腸人。不見留得綠衣裳。皆綽有風趣也。

和尚太守

王樹勳者山西人。始為京師木蘭院道者。後薙髮為憫忠寺僧。饒於資。遂潛自蓄髮。遵例報捐同知。選授湖北某缺。旋擢郡守。會調繁入京。侍御石公承藻首發其奸。嚴詢得實。遂編管黑龍江。先於刑部衙門前荷枷兩月。然後發遣。大興舒鐵雲孝廉有和尚太守謠一篇。紀其事。詩長不備錄。記其起四句云。棄民為僧如禿鷲。棄僧為官如沐猴。宦成黃鶴樓邊住。事敗黑龍江上游。讀之失笑。

五時衣

今江南人嫁娶新婦。必有五時衣。按齊明帝紀。武陵王閔太后遺物。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者謂春青夏赤季夏黃秋白冬黑也。江南沿六朝之遺。故猶有此名。

中秋詩

王次農明府。辰在京師。集同人賞中秋。限秋字賦詩。有某君句云。十分明月五分秋。為時傳誦。又吾杭同人小課。以月餅命題。姚古芬五律起聯云。舉頭看明月。把酒問青天。以蘇對李。天造地設。黃相圃先生模擊節歎賞。以為此題絕唱也。

張晏埋骨

金玉珠寶無不出土者。故古人戒厚葬也。然亦有時相反者。宋壽州張侍郎。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相去數里。有盜發張墓。得寶器甚多。遂完其棺。揜覆其穴。繼發晏墓。棺中惟木胎金裹帶一。盜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一以厚葬完軀。一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者也。

干支戲

明王完虛中丞。點萬曆甲辰進士。好諧謔。初仕為鄒平知縣。與章邱接壤。一日與章邱令相見。令問公年。答云乙亥。回問之。答云亦乙亥。公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邱一害。又有人賀新婚。回人問新人容貌如何。曰未言其貌。先言其命。辛酉戊辰乙巳癸丑。其人不悟。則曰新有婦人。一似鬼醜也。

名士受窘

達官厭棄名士。名士遂傲慢達官。然亦有時受其窘者。吳江郭頻伽磨飲於友人處。有某太史在座。少年甲第。未免意氣凌人。頻伽語氣之間。多所狎侮。太史不堪其謔。作而言曰。頻伽先生。有何開罪。卻向奚落下官。頻伽曰。公讀書中秘。言當雅馴。奈何以稗史之談。挂諸齒頰。太史曰。晉書百官志。朝士七品以下。不得稱臣。但稱下官。南北史亦然。某承乏翰林。官止七品。稱下官禮也。先生獨未之前聞乎。頻伽慙不能答。

毒謔

明嘉靖間。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關南戶曹。司南關北工曹。飲宴。璫欲侮縉紳。乘酒酣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賈買賣。辛苦東西。此璫故卑微。曾司內閣。工部君所素識者。因答曰。我須相報。但勿瞋。乃可。遂云。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憤攘臂。至欲自裁。二司力勸而止。雖屬毒謔。實侮由自取也。

中庸非孔門書

葉書山庶子。謂中庸一書。非子思所作。其說云。偽託之書。罅隙有無心而發露者。孔孟皆山東人。論事俱就眼前指點。孔曰。曾謂太山。又曰。太山其積。孟子曰。挾太山以超北海。又曰。登太山而小天下。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漢都長安。華山在焉。中庸引山稱華嶽。明明以長安之人。指長安之山。其為漢儒偽託無疑。

阮王二宮保聯

劉文清公在相位。太夫人九十誕辰。○仁廟賜壽。備極恩榮。阮芸臺宮保撰聯云。夫為宰相。哲嗣為宰相。歷六科之賢孫。又將為宰相。八座聲名驚海內。○帝祝期頤。卿士祝期頤。合三省之黎庶。以共祝期頤。九旬福壽慶江南。蓋其時文清以兩江總督。遙執相權。而洵芳先生已階至二品也。冠冕堂皇。罕有其匹。慶蕉園宮保鎮粵。王省屋尚書鼎贈聯云。恩衍韋平。祖父子孫三宰相。家傳忠孝。弟兄叔伯四將軍。鉅製鴻題。足以稱其家乘。又先文莊既相。後嵇文恭贈聯云。秋圃黃花韓相國。春風紅杏宋尚書。臺閣頌揚。又何其妍麗也。

琵琶記

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為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此指蔡下事也。下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謂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據此斯劇。本起于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為刺蔡下。元之琵琶記。為指王四。兩說並存可也。

毛

佩觿集云。河朔謂無曰毛。今粵中及西蜀皆然。按東坡請人喫毳飯。曰飯也毛。菜也毛。蘿蔔也毛。則古人行文。往往用之。然猶曰紀載方言。叙述遊戲耳。後漢書馮衍傳。饑者毛食。五代史黃籀綽賜緋毛魚袋。則典冊高文。亦用之矣。

番槍子

萬紅友先生詞律一書。其辨洞仙歌之雜入醜奴兒。揉碎花箋之為殘缺。祝英臺近鶯囀序之別無添字。三臺之分兩段為三段。笛家之當移撮句讀。細心校訂。允推詞學功臣。他如嘯餘圖譜之複收誤收。如金人捧盤之即上西平。蝶戀花之即一籬金。念奴嬌之即賽天香。六醜之即箇儂。高陽臺之即慶春澤。望梅之即解連環。過秦樓之即惜餘春。雨中花之即夜行船。玉人歌之即採芳信。紅情綠意之即暗香疏影。莫不醜詆之不遺餘力。其辨體辨句。可謂精且確矣。然亦有時校勘不精者。律中第十一卷。收韓玉番槍子一調。而數闋以後。又收李獻能春草碧一調。細考字數句法。無不相同。且韓詞尾句三字是春草碧。而李即以為名。亦猶賀新郎之名乳燕飛。水龍吟之名小樓連苑。臨江仙之名庭院深深。偶立新標。並非異製。然則春草碧之即為番槍子無疑也。惟有數字平仄稍異。依先生舊例。則當收作又一體。或于韓詞旁注可平可仄字樣。而以春草碧之名。附於番槍子之下。則事歸一律矣。

南屏僧

淨慈寺主講明中。大恒善詩畫。畫筆雅近井西老人。詩五言特雋。過平和橋云。魚蝦爭小市。雞犬亂孤村。雨中送客云。落花成小劫。流水悟前因。皆不愧高人吐屬。示寂時。壽五十八。辭世偈曰。五十八年一報周。謝家活計霎時收。披蓑赤腳千峯去。不問蘆塘舊釣舟。繼之者曰讓山。篆玉工隸字。五言句云。涼話竟忘久。松風不斷吹。是真得靜中三昧者。又繼之者曰王雲。際祥工畫淡墨山水。今主席者曰松光。了義善鼓琴飲酒。畫山水兼工小詩。此外則有萬峯庵之小顛。尤能以遊戲具神通者。得毋南屏例得詩僧。其泉石秀靈。有以致之歟。

學海堂

阮芸臺宮保。到處好提唱風雅。道光四年。於廣東觀音山建學海堂。仿浙江詁經精舍例也。其地梅花夾路。修竹繞廊。中建廳事三楹。後有小亭。邃室。高依翠岫。平挹珠江。頗極瀟灑之致。每月集書院生童子。此課詩古文詞焉。宮保自撰楹帖云。公羊傳經。司馬記史。白虎德論。雕龍文心。極古香古艷之致。

律中變調

舊人詠梅花句云。惟三更月是知己。此一瓣香專為春。陳子肅妓館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荔支十。八誰家娘。餘姚耕餘贈人句云。人皆欲殺今之白。我醉須埋昔者伶。嘉興吳澹川題周香度詩稿句云。拋五斗米就三徑。腹萬卷書手一杯。海昌陳益齋句云。古松奇似老名士。初月媚於新嫁娘。會稽胡西垞詠蓼花句云。何草不黃秋以後。伊人宛在水之湄。又有人詠十月桃句云。劉郎再來歲云。暮玉母一笑。天為春。諸聯倔強盤曲。句法新而用意別。皆七律中之變調也。

索詩癡

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貫休覓句詩也。人以為是失貓詩。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羅隱詠牡丹詩也。人以為是女障子詩。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曹唐漢武宴西王母詩也。兩般秋雨盃隨筆。

人以為是鬼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楊蟠詠金山寺詩也。人以為是牙人量四至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吳僧白塔寺詩也。人以為是分界。堠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白香山詠楊妃詩也。人以為目連救母詩。秦地關河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駱賓王詠古詩也。人以為是算博士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還自點燈來。程師孟詠所築堂詩也。人以為是登瀛詩。王莽弄來仍半破。曹公將去定平沈。李山甫覽漢史詩也。人以為是破船詩。雖屬揶揄。然亦切中。至若和靖先生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陳輔之以為有類于野薔薇詩。夫薔薇叢生初無疏影。花影散漫。烏得橫斜。是真無理取鬧。不待辨而自明。又有人謂坡公曰。此二句詠桃詠杏。亦何不可。坡公曰。有何不可。只恐桃杏不敢當耳。斯言最為冷雋。近有人詠梅花句云。三尺短牆微有月。一灣流水寂無人。語極幽靜。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一幅絕妙偷兒行樂圖也。可謂詼諧入妙矣。

老少年詩

趙甌北先生詠老少年句云。雞皮三少候。鶴頂百年功。李散木先生詠老少年句云。白髮上陽重被召。青衫歧路忽登科。一寫其貌。一寫其意。又有人一絕云。一曲琵琶塞外哀。夢為小草傍宮苔。秋風繫足書傳到。猶帶關氏血淚來。全從雁來紅三字著想。巧不可階。

治夔離

俗凡小兒女噴嚏。呼千歲。及大吉。考燕北錄。戎主太后噴嚏。近侍臣僚齊聲呼治夔離。猶漢呼萬歲也。俗蓋本此。

桴炭

老學庵筆記。謝景魚家藏陳無已十餘札。皆託酒務官買浮炭者。浮炭入水即浮。蓋即桴炭也。按浮桴二字。古或通用。觀浮思廣雅作桴思。可見白香山詩。日暮半鑪桴炭火。則桴炭之稱。唐時已有之矣。又蜀人燒竹為炭。亦見筆記。

姚古芬

姚古芬。伊憲仁和諸生。工詩賦。九試棘闈不得售。戊子出場。以暴疾卒。亦可悲已。娶秀水朱氏。庚垣編修階吉穎。雙侍御。達吉之胞妹。生小工詩。貌亦妍雅。乃結縭未及一年。猝患瘋疾。蓬垢獨居。時而對影喃喃。時而書空咄咄。顧矇昧之中。猶日誦文選。離騷不去口。古芬百計延治。迄于無功。然終身鰥居。不易其志。曾賦無題四章云。彩鸞六六數雙眠。記聘雲英已十年。越國村溪看姊妹。漢家樓殿寓神仙。紅檐風怯丁冬鐵。錦瑟春安子夜絃。指點蓬萊山不遠。只教為雨莫為煙。豈關噩夢召巫醫。病從一畢竟聰明。誤可知。人世因緣來鬼妒。女兒心地亦書癡。幻成海屋空空見。想落杯蛇漸漸疑。不是飛龍真沒藥。當歸情事費猜思。手把芙蓉讀楚騷。一聲樓笛下江皋。酒懷蕉萃羞郎索。鏡影蓬飛怨伯勞。夢裏月乾雙照淚。天邊雲閣遠題毫。北征杜子歸來日。舊繡空江圻海濤。秋河牛女各西東。掩抑心扉未敢通。杜子卿為且過鳥。守宮儂亦可憐蟲。難消香茗多才福。忍種離支側挺叢。誰奪王珉好團扇。紫櫻花下太匆匆。讀其詩亦可想其情之不薄矣。

藥轉

王溪生藥轉詩。向無明解。江都陳午橋太史箋注。謂聞之朱竹垞云。是如廁之義。本道書。然亦只五六一聯用如廁故事耳。又有以為男色者。亦苦無據。近有註義山詩者云。此係詠閨人棄私產者。次句換骨者謂飲藥。墮之三四謂棄之後苑。五六借以對襯。結則指歸卧養病也。說此奇闕。然不知何本。

飛吟亭盧生廟詩

世傳呂純陽應舉時。遇鍾離子于逆旅。授以仙訣。遂不復之長安。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有人作一絕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逢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鍼砭處意極正大。有人過邯鄲盧生廟詩云。四十年中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向先生借枕頭。詼諧處意極灑脫。

中興文字

宋高宗南渡禪位。太后詔書云。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其猶在。秦檜在相位。建一德格天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社。雖皆不稱。然俊偉高華。自是中興文字。

春陰詞

吳穀人祭酒。詞華蓋代。然偶以彫琢掩其才氣。穉存洪太史評其詩。如青綠溪山。尚未蒼古。是已。余

謂祭酒著作。以倚聲為最。余酷愛誦其望湘人春陰詞一闋云。慣留寒弄暝。非雨非晴。誤拋多少春色。半帶閒愁。半迷歸夢。黯黯蘼蕪空碧。閣處雲濃。禁餘烟重。欲移無力。最晚來如雪。東欄一樹梨花。明白。辜負。鴛鴦卷陌。已清明時過。懶攜遊屐。只潤逼黃鑪。約畧故香留得。天涯燕子。問伊來也。可有斜陽信息。聽傍人半响呢喃。似怨暮寒簾隙。按望湘人上半段第五句下半段第七句細膩貼玉田白石不得專美於前。余向拈此題。曾賦金縷曲云。春在冥濛處。怪東風無端收拾。蜂情蝶趣。淡然梨花濃煞。柳嬌煞海棠一樹。更何俟綠章乞取。庭院深深。簾窳地。膩薰鑪潤。逼沈檀炷。香篆外。逗飛絮。佳遊已誤。尋芳侶。好繁華。樓臺十里。鶯花無主。剗厚濃雲。癡不醒。竟把韶光勒住。更不放斜陽一縷。梁燕呢喃。聲不定。似猜詳。明日風還雨。鎮相對。說愁緒。脫稿頗自愜心。讀先生作。爽然失矣。

山人

明季士大夫多重山人。如陳眉公王伯穀。皆名噪一時。有黃白仲者。閩人。慣遊秣陵。僦大宅以居。以詩自負。好衣鮮衣。曳華鞵。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輿夫索雇錢。則曰。汝日擱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尚敢索錢耶。輿夫曰。公貴人也。無論昇五體以出。即空昇此兩鞵。亦宜酬我厚值。彼此爭言不已。一友過而解之曰。一榮其肩。一高其足。兩說俱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輿夫掩口而去。此事可入笑林。

禁宰犬豬

宋徽宗崇甯間。范致虛為諫議。謂上生壬戌。于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徽宗允其議。命屠狗者。有兩般。秋雨盪隨筆。卷一。

厲禁。明武宗南幸揚州。兵部左侍郎王抄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太師鎮國公朱鈞帖云。照得養豕宰豬。固尋常通事。但當爵本命。且姓字異音同。况食之隨生瘡疾。深為未便。為此曉諭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將豕牲不許喂養。並易賣宰殺。如敢故違。本犯及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古今怪事。無獨有偶如此。

羣仙液

奉聖夫人客氏。命美女數輩各持梳具。環侍左右。偶欲飾鬢。遽挹諸人口中津用之。自云此方傳自嶺南。祁異人名之曰羣仙液。服之令人老無白髮。見天啟宮詞注。

續榜進士

湖州嚴海珊先生。遂成雍正二年續榜進士。嘗有句云。彭衙分拜三年賜。絳市俄傳六日蘇。運典極天成之巧。

朱閑泉詩

仁和朱閑泉。司訓人。鳳青湖先生之子也。工詩善畫。久困場屋。遂改習度支。遊粵東。為名幕者垂二十年。著有祖硯堂詩詞稿。余最愛誦。其金陵懷古二首云。要典重刊馬鳳陽。小朝廷上劇披猖。下流地。豈唐靈武偽種人。非夏少康一網盡。成羅漢獄。兩年空似俳優場。可憐南部烟花錄。斷送留都士一方。誰言淮北不須憂。警報時聞急上遊。蟋蟀相公空富貴。蝦蟆天子太風流。金牌曲譜桃花恨。鐵甕戈沈燕子愁。留得繁華舊明月。照他歌舞十三樓。沈雄頓挫。音節蒼涼。其他佳句。五言如霽雪云。

日冷難爭色。山明不受烟。湖上寓樓云。波光沈小艇。塔影壓春愁。冲泉道暑湖上白雲庵云。樓開三面水。風亂一池荷。七言如將抵刊上舟中遣懷云。吟情似水初分派。歸夢如雲欲渡江。半閒堂云。江上生逢汪立信。尊前死別廖瑩中。臨安懷古云。塞外已忘援父母。夢中始信索山河。寄家信云。客路大都多寂寞。旅人強半說平安。夕陽云。儘多寒色翻鴉背。大有閒心送馬蹄。送何蘭士太守出守甯夏云。酒泉太守真名士。水部郎官舊諫臣。出都別友云。人從漂泊遺鴻爪。天入清寒健馬蹄。落葉云。平野盡消無賴綠。夕陽都作可憐紅。白樓送別云。半幅帆開風五兩。一枝筆走路三千。南城寓齋云。樹因驅暑生風葉。蟬已知秋怕雨聲。塘樓夜泊云。雁將來候蘆花白。霜到濃時月有煙。集湖上第一樓云。湖雲貼水欲成雨。風葉當窗先借秋。警鍊超拔。皆卓然可傳之句也。

狼跋鴛鴦

幽風狼跋一篇。詩人比興以類。奈何以狼比聖。周公雖處危疑。何至如狼之跋躑。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人。先旋繞於人之四旁。甚疾。人為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躑。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又小雅鴛鴦一篇。注云。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夫鴛鴦之罹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主人之福祿。管東溟曰。此刺幽王之詩也。二章一反一正。以為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靜者之无咎。動者之有災也。二說最得。

李遜之

羊城舊倉巷花林小玉者。貌不甚佳。而嬌小殊甚。雙翹之窄。目所未覩。惠州李遜之頗眷戀之。余戲兩般秋雨盃隨筆

贈四絕云芳草芊綿易夕陽。枇杷門巷舊平康。分明紫玉釵兒夢。合讓風流李十郎。百轉歌喉一捻腰。媚香扇墜比風騷。銷魂最是雙蓮瓣。風颭蜻蜓立不牢。門隔王家對仲家。桃源有路認無差。怪他多事閒蜂蝶。誤叩柴扉去吃茶。同寓蘇星伯醉中訪之誤叩別家之門大遭辱詈而返江上蒲帆十幅懸。酒酣曾否意團圓。將

新婚詞

家鳥舫兄敏事眉有斷痕。其完姻也。張舫懷茂才玉海作賀新郎詞調之。記其後闕起處數語云。羊車玉貌真無偶。只微瑕。眉峰青處。斷雲橫岫。我有傳家京兆筆。先與檀郎補就。詎諧入妙。可謂雅諳矣。

劉子明語

宋劉十功字子明。隱居不仕。賜號高尚先生。答王子常書曰。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數語甚奇闢。

謝疊山琴

新安吳素江於土中掘得謝文節公琴一張。長三尺四寸。額廣四寸。蛇腹斷紋。琴背署曰號鐘。銘曰。東山之桐。西山之梓。合而為一。垂千萬古。分隸凡二十字。下有疊山款識。吳君徧徵題詠。題者不下數百人。原唱四首。余酷愛其第三首云。南渡官家事。事非抱琴人。已變麻衣。催來江上潮。無信彈響。冬青葉亂飛。青鳥罷歌。臯羽泣。黃冠相送水雲歸。只應一例滄溟外。同調西山賦采薇。音節清逸。和者皆勿及也。

春寒

吳縣周茂才以豐有句云。晚風吹雨百花殘。不典綈袍買醉難。還是去衣還去酒。費人斟酌是春寒。陳雲伯大令文述攝寶山篆。有吏工詩。大令鑄寶山詩吏印章贈之。吏有句云。晨饗虛時偏畫永。散裘典後忽春寒。兩押春寒字。俱有風致。

雷瓊道署堂聯

廣東雷瓊道駐扎瓊山縣。大堂楹聯。暗藏瓊州全府州縣名色。其句云。定安全之策。坐鎮瓊山。開樂會以會同官。統府州縣羣僚。獨臨高位。澄邁往之懷。清揚陵水。佐文昌而昌。化理合萬儋崖諸邑。共感恩。波組織極自然之致。

西樓記

袁穉庵子。令以西樓記得名。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穉庵狂喜欲絕。幾至墮輿。真賣菜傭奴。俱有六朝烟水氣也。

濃墨淡墨

國朝書家劉石庵相公專講魄力。王夢樓太守全取丰神。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

象棋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宋玉招魂篋敵象碁有六博些。所云象棋。乃是以象牙為碁子。非今之所謂象戲也。今象戲不知起于何時。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閒居好象棋。亦戰爭之事。似七國時已有此戲。太平御覽又謂象棋乃周武帝所造。然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戲不同。近又有三人象戲。士角添旗二面。在本界直走二步。至敵國始准橫行。然亦止二步。去二兵添二火。火行小尖角一步。有去無回。棋盤三角。中為大海。三角為山。為城。兵旗車馬俱行。山城砲火過海。起手大抵兩家合攻一家。然危急之際。亦須互相救援。緣主將一亡。則彼軍盡為所吞。以兩攻一。勢莫當也。故往往有彼用險著。制人而我反從而解之者。夫救彼正所以固我也。鈞心鬪角。更難于二人對局者。譜見昭代叢書。

小照

小照之例。景則春花秋月。事則彈琴詠詩。千潭一印。已成習套。何夢華丈元錫曾有小影一絕。絕不佈景。已則雲帔星冠。內家妝束。題曰維摩居士。現天女身。而說法像於膠山絹海中。別立一幟。

郭婆帶

郭學顯乳名郭婆帶。粵洋巨盜也。雖剽掠為生。而性頗好學。舟中書籍鱗次。無一不備。船頭榜二句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人之患。束帶立於朝。在洋驛騷多年。官兵莫敢捕治。柏菊溪制軍泣任。議主招降。郭率眾投誠。予以官爵。力辭不受。於羊城買屋課其諸子。以布衣終。殆盜中之有道者歟。

變身韋陀

雍正中有番僧號活佛。偈受王公禮拜。絕不為動。惟岳襄勤公鍾琪則必先膜手。人問之。答曰。此變

身韋陀也。

堊說

青田端木國瑚著堊說二卷。全以周易為經緯。按文獻通攷有八五經一卷。八卦五行相墓書也。則古人已先有言之者矣。

都圖鹽阜

都圖二字。音字音閉。本周禮都鄙之舊。從音省文也。廣東鹽店皆稱某阜。其實各店大書特書者。悉阜字也。然今日尋常話及音。阜作部音。鮮不以為怪者。而究之原本不可不知也。此與許關作許關同一沿習。

輓對

韓芸舫先生克均為福建巡撫。其夫人以四月八日卒于官署。僚屬公挽多主頌揚。先生俱不愜意。制軍孫平叔先生爾準一聯云。解脫拈花剛佛日。證明因果在仙霞。韓公見而歎曰。畢竟名士吐屬自與人不同也。

汪彥章

韓詩外傳云。君子避三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避文士之筆端。三端之中。筆端最烈。謂其冰霜一語。斧鉞千秋也。然亦有時不足憑者。宋汪彥章為南陵詞臣弁冕。入文苑傳。其賀李綱右丞啟云。精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既名高而眾媚。乃讒就而身危。士訟兩般秋雨盪隨筆。

公寃。亟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推崇可謂至矣。及李為張浚所誣。落職。彥章草制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于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夫正卯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羣小之宗。同一人也。前則美諛之如彼。後則醜詆之如此。尚論者將何所適從乎。迄今千載而下。李公之名。爭光日月。而彥章則人人知為有文無行之人。此等筆端不足避而反為助矣。

高鳳卿

高鳳卿名殷。吳妓。寓揚之小秦淮。知文翰。豪爽有丈夫氣。其楹帖云。媿他巾幗男司馬。餉我盤殮女孟嘗。語頗跌宕。嘗病中自畫蘭竹帳額。題絕句云。裊裊湘筠馥馥蘭。畫眉筆是返魂丹。旁人漫擬圖花譜。自寫飄蓬與自看。遂卒。年未三十也。

蚌佛

屠琴陽太守倬。遊真州。寓居楞伽禪院。即東坡先生寫經處也。夜夢室中光明。現佛像六七。旦日得半蚌殼中有七佛像。太守作歌紀其事。一時和者甚眾。

四書偶語

諸葛武侯廟。集四子書為對云。可託六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穩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吾見其人。關帝廟對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義冢對云。揜之誠是也。逝者如斯夫。當鋪對云。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四境之內。萬物皆備於我。或曰。取之。或曰。勿取。三年無改。一介不以與人。又拄杖銘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俱確切不移。

異稟

鮮于叔明嗜食臭蟲。權長孺嗜食人爪。劉邕之嗜食瘡痂。唐舒州刺史張懷肅。左司郎中任正名。李揀之好服人精。賀蘭進明好啖狗糞。遼東丹王好啖人血。明駙馬都尉趙輝。喜食女人陰津。月水。南京祭酒劉俊喜食蚯蚓。二酉委談載吳江婦人好食死人腸胃。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徐文長

會稽家文定公。國治里第。在紹興府城東。地名曲池。明徐文長青藤書屋故址也。中有先生塑像。舉家崇祀甚謹。此屋每遇科場之歲。嘗有人借寓讀書。先生必顯靈異。如有人入穀者。則紅袍而出。否則青衫也。又曾于蕭山王氏見所藏文長小像一幅。方頤廣額。白哲朗秀。戴烏巾。衣白袍。斜坐鹿皮榻上。旁侍立一子。自題贊語于上云。骨法重。軀軀白。便便經史一百冊。須積風起大翼。最晚明歲此時得。子能和。在陰鳴。復似雨鷺不作鵬。下有天池漱仙涓五字。又一行寫萬曆乙亥仲秋。繪者沈樵仙也。十二字。書法蒼逸。畫亦簡老。

貢院對

杭人觀潮。例于八月十八日。蓋因宋時以是日教演水軍。傾城士女無不往觀。非謂江潮獨大于是日也。阮芸臺宮保為浙江監臨。于行臺中題一對云。下筆千言。是槐子黃時。木犀香候。出門一笑。正西湖月滿。東海濤來。何等風流興會。又宮保于江西百花洲集一對云。楓葉荻花秋瑟瑟。閒雲潭影兩般秋。雨盃隨筆。

日悠悠既切西江。又合風景而成句。又在人人意口中。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也。

題畫詩

題畫之詩。全要逸趣橫生。國朝以金冬心先生農為最。其題畫馬詩云。芳信傳來第幾番。雙蹄踏遍杏花繁。怪他蹀躞春風裏。騎過吾家兩狀元。蓋一謂金公德瑛。一謂金公姓也。因馬而思及狀元奇矣。因狀元而附入作者更奇。又有題老馬詩云。玉轡金韉錦作鞍。嘶風嘯月渡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只作牛羊一例看。言之嗚咽。又有李鱣者善畫。與冬心先生齊名。畫水仙一幀。題詩云。絕世風姿陳妙常。絕無脂粉杜蘭香。最天然處難描畫。愁煞蘇州陸子綱。別有風趣。可想其人韻致。

潞王琴

吾杭南關樞署。為明李潞藩舊邸。見張廷謨府志。本朝定兩浙。潞王首先投誠。救免一城生靈。杭人德之。呼為潞佛子。王平生善音律。嘗製潞琴數百。編列字號。余曾藏一張。乃第十三號。西齋李大。有清平樂詞一闋詠之。

武廟對聯

關帝廟對聯集句。則舊官甯改漢。遺恨失吞吳。最道得壯繆。心事出。其次則漢家宮闕來天上。武帝旌旗在眼中。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影夕陽。俱渾成。至撰句最夥。而佳者寥寥。先武穆而神。大漢千古。大宋千古。後文宣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倫儼無慚。允當首屈。又聖以武成名。剛毅近仁。於清任時和中。又增一席。學于古有獲。春秋卒業。在詩書易禮外。別有專經。厚重莊矜。工力悉敵。京師前門外侯廟有一對云。漢封侯。晉封王。有明封帝。聖天子非無意也。內有姦。外有虜。中原有賊。大將軍何以處之。聞此一聯。為左忠毅劾魏奄時所上。然此乃請命之詞。非表彰之語也。曾在武林門外見一對云。此吳地也。試問孫郎有廟否。今帝號矣。何煩曹氏贈侯乎。立意甚新。嫌其少莊雅氣。至所傳侯降。諸聯同是稗官氣太重。為後人偽託無疑。又許州有地曰辭曹處。有對云。亦知吾故主尚存乎。從今後走遍天涯。再休言萬鍾千駟。曾許汝立功乃去耳。倘他日相逢歧路。豈敢忘杯酒締袍。全組織本傳語。別有機杼。

宋端宗履硯

石徑尺許。裏凹外凸。底有四足如履形。一足刻端宗押。相傳毘陵唐荆川太史所藏。後其孫孝廉貧甚。欲有購者。請以黃金對值。孝廉摩挲三日夕而後去之。說見陶馨之履硯履歷。既歸桐鄉。汪季青舍人。舍人屬顧文淵。為履硯齋圖。汪荅文有記。沈山子周青士各有詩。

西施詩

袁簡齋先生詠西施詩云。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立意既新。措詞亦婉。及讀毛馳黃先生句云。別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覺含蓄蘊藉。較袁更勝。

黃梅橋

黃梅橋先生。彬外舅鐵年先生胞弟也。錢唐諸生。久困棘闈。四旬外以瞽廢。記某年太翁晴江先生卒。山舟學士賻贈。其時倉卒。未有謝柬。梅橋先生自以素牋書之。學士見而藏諸篋中。謂壬曰。我生

平觀臨松雪書者多矣。未見有如此神似者。汝輩學趙字。以此為金科玉律可也。梅橋先生令將六旬尚無恙。居武林門外之夾城巷。

尋常音誤

尋常之字。本有專音。古昔之文。或多假借。而習焉不察。信口訛傳。未免伏獵金根。貽譏大雅。連蜷雌霓。見笑文人。茲特臚舉之。以便初學。颶風海大風也。颶音具。漢音橫。黃鱖魚海魚。即石決明也。鱖音暴。嶧嶺山峻也。音橙。宏誤。覆瓿廢紙覆壘也。韻音蒲。滑稽詼諧也。韻音骨。鞞然大笑也。鞞音展。侯鯖侯家之饌也。鯖音蒸。鼎鑊鼎鑊也。鑊音當。閩鄉陝州縣名也。閩音聞。老媪女老之稱也。媪音作。雋雋永言有味而長也。雋音前。上聲。神荼鬱壘門神也。音神。舒鬱律。暴露顯露也。暴音卜。災沴陰陽氣亂也。沴音庚。盧灘兗州二水名也。音雷。灘誤。盧虎邑名也。音盧。夷誤。祆廟胡神廟也。祆音軒。泛駕馬有逸氣不循軌也。泛音捧。糧餉軍食也。餉音商。去聲。膰胛肥也。音元。納誤。土著土人也。著音酌。水壁寒苦也。壁音柏。口吃口不便言也。吃音格。悃悃至誠也。悃音通。狡狴獅屬也。狴音酸。竣事竣事也。竣音悛。悛音誤。酈食漢人其名也。音歷。異基。楚些宋玉招魂助語詞也。些音核。去聲。睚眦目相忤也。音愛。蔡誤。駟僧牙人會兩家貿易者也。駟音掌。誤作。愧慙慙也。慙音怛。靚妝妝飾明嫵也。靚音倩。勸音禳。斡旋轉圜也。斡音榘。檣槍慧星也。檣音撐。鄆州地名也。鄆音孚。朱提邑名。地出銀。故曰金曰朱提也。音殊。時誤。屏營惶恐不安也。屏音丙。醜酒醉怒也。醜音許。海孤鶩鳥。孤飛也。鶩音木。秋人名也。音密。伏。金日磾漢人名也。日磾音密。依。万俟高宋人名也。音木。其眉。万俟李陽冰秦人名。

也。冰音甯。誤。於期燕人名也。於音烏。誤。谷蠡匈奴王名也。谷音鹿。誤。吐谷渾夷人名也。音突。浴魂可汗戎酋之稱也。音克。寒誤。角里先生漢人名也。角音鹿。誤。逆邑名也。逆音遇。誤。嫪毐士無行者之稱。又姓也。音滂。藹誤。冒頓匈奴也。音墨。突誤。綿蕤叔孫通草創習禮處也。蕤音撮。格澤星名。妖氣自地屬天也。音霍。鐸誤。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看書細心。不師心則得之矣。

對聯

太白酒樓對云。我輩此中宜飲酒。先生在上莫題詩。渾脫無對。又黃鶴樓對云。樓未起時原有鶴。筆經攔後更無詩。亦飄忽有致。蠓磯祠對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工穩貼切。獨有千古。西湖白雲庵月老對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是前生注定事。莫錯過姻緣。以曲對曲。尤極現成。潮州雙忠祠祀張許二公對云。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二二忠臣。本色語。顛撲不破。于忠肅公廟對云。恃社稷之靈。國有君矣。竭股肱之力。死以繼之。古雅切實。史閣部墓對云。心痛鼎湖龍一寸。江山雙血淚。魂歸華表鶴。二分明月萬梅花。灑落有致。送子觀音殿對云。我費盡一片婆心。抱個孩兒付汝。你須做百般好事。留些陰騭與他。佛口聖心。自然入妙。痘神廟對云。溯從前未判妍媸。到此鴻濛開面目。過這關方為兒女。全憑祖父種心苗。亦親切有味。廣東香山書院對云。諸君到此何為。豈徒學問文章。擅一藝微長。便算讀書種子。在我所求亦恕。不過子臣弟友。盡五倫本分。共成名教中人。措詞質而不邪。

過洋樂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二十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李竹隱用字叔大東莞人以孝聞宋末中國喪亂竹隱使其婿熊飛起兵勤王自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人皆被化呼為夫子及卒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人以為榮至今會城舉殯必用此樂前導倭衣倭帽名曰過洋樂

孔萬

陳都官尚書孔範與孔貴嬪結兄妹明丞相萬安與萬貴妃通族姦邪行事千古一轍又萬文康晚年陽痿得門生倪姓御史海上方洗之遂起世傳洗鼻御史是也因以其方進帝署曰臣安恭進後帝崩大璫出示朝堂厲詞諫責文康唯唯此等諂媚雖嚴分宜亦不屑為也

曲阜孔林

曲阜聖林相傳周公曾卜葬于此既而曰吾無德以當之五百年後有聖人出而當之夫周公之遂于易精于數宜其前知若此厥後孔子之葬曾子子貢實主持之雖後來之神靈屢顯坏土綿長固由聖德之自承天眷而二子之相方定穴盡善經營固有百倍於後世青鳥之術者而四方觀葬曾子且謂之曰聖人之葬人歟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其詞之謙退雍容若此可見聖賢無所不學而又不欲以詭異之說示人也量顧可及哉

青詞

青詞乃醮壇請禱之詞明世宗朝大臣詞臣悉從事于此以希天眷有極工者曾見一聯云撰靈著之草以成文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五數數生于道道合元始天尊尊無二上截解竹之簫以協律陽聲六陰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生嘉靖皇帝帝統萬年相傳係夏貴溪手筆

堯舜禹湯所舉

宋試士策以堯舜禹湯所舉為問則皆以四岳伯益皋陶伊尹為對而不知所問者漢時閭門謁者四人四時各有所舉乃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張湯舉秋貢禹舉冬也見宋稗類鈔

亂世之臣識大體

三代以下亂世之臣識大體者孔明王猛二人而已亮仕漢而心乎漢猛不仕晉而心乎晉亮臨終不輟伐魏之師猛臨終諫止伐晉之舉其事雖異其意則同也此論震澤任心齋兆麟發之而其說則本于侯朝宗

借書

借人書一癡還人書一癡見杜征南與兗書後人作借書一紙孫愐唐韻紙字注云紙酒器也大者容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器也而黃山谷借書詩云時送一鴟開鎖魚紙又作鴟當別有所本但癡之易紙不知起于何時余意古人于書矜重之至不肯輕易假人而陰謀者乃設為賄賂以餌之藏書之人或因良醞可戀偶爾破慳未可知也漁洋池北偶談載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帖云東坡易書三傳曾求魏八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為書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秘也借書雅人事乃亦狗勢力如此異哉

喪心語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宋吳伯舉守姑蘇。蔡京一見大喜，入相首薦其才。三遷中書舍人，後以忤京落職。知揚州，客或有以
為言者，京曰：「既作官，必要做好人。」兩者可得兼耶？此真喪心病狂之語。

博士待詔

博士待詔，皆翰林院官名也。而何以有茶博士、酒博士、算博士之稱？剃頭匠又有待詔之號。積習之
沿，不知何昉。

尼姑

漢劉峻女出家，乃尼姑之始。而尚未立名。東晉婦人阿藩習西域之教，始有尼姑之稱。何充捨宅安
尼，乃尼寺之始。

小說傳奇

小說起于宋仁宗時。太平已久，國家閒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名曰小說。而今之小說，則紀載
矣。傳奇者，裝劍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

鐐子

宋稗類鈔：仁宗幸後苑回宮，索漿甚急。宮人曰：「大家何不向外面索？」而致久渴耶？帝曰：「吾屢顧不見
鐐子，苟問之，則所司必有得罪者，故不忍也。」始以鐐子必是盛酒漿之器。如今鈇子、鈇子之類，下語
所司，乃是主器之人。而楊升庵則曰：「鐐子，庖人之別名也。」引軍牢字子為證。以為鐐字音近義頗牽
強。及閱宋陳隨隱從駕記載茶酒等班，有御鐐子之名。此則可為確證。又閱魏泰東軒筆錄，亦載此

事。帝曰：「吾屢顧不見僚鄰女子，名色又異，且鐐字三處不同，究不知宜何從也。」

趙普

宋太宗嘗與趙普議不合。上曰：「宰相安得如桑維翰者與之議乎？」普曰：「維翰愛錢，陛下恐亦不用。上
曰：「措大眼孔小，苟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此語分明隱刺瓜子金事。

國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曰倉頡，其書下行。今國書下
行而兼左施，是又一格也。

滇南不知孔子

滇南人初不知有孔子。祀王右軍為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始建孔子廟。

貴賤同誕

宋稗類鈔：文潞公八字，洛陽一老人與之符合，而窮達不同。浼一日者推之，是或南北之分。水陸之
異，然明年某月，當與公起居飲食，同一享用，不過止九月耳。次年潞公入洛，欲覓一舊人談往事，或
以老人薦者，公一見大喜，出入必偕。凡官府宴會及親友招遊，亦攜以往。公坐右則拐老人于左，坐
左則拐于右。九月後，公去洛，而老人之蹤跡疏矣。又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是丁亥壬寅壬辰辛亥，
與東京鄭粉兒子支干並同。

古人名作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二十二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諸中子在文云。陸士衡五等諸侯論。蘇廷碩東封朝覲壇頌。獨孤至之夢。遠遊賦。韓退之進學解。毛穎傳。孫可之大明宮紀夢。歐陽永叔王鎔傳。王淑妃傳。伶官傳。蘇子瞻十八羅漢像贊。戰國養士論。陳同甫上孝宗書。皆得太史公之神。當與項羽本紀同讀。李安溪光地云。闕佛幾篇名文。宜彙置一處。范蔚宗西域傳贊。傅奕表。韓退之原道佛骨表。與孟簡書。宋景文李蔚傳贊。朱文公釋氏論。合而觀之。彼教無所逃罪矣。

筆端刻薄

趙秋谷始與阮翁相得。後乃齟齬。因作談龍錄一編。句句贊。卻句句刺。至尖極冷。下筆如刀。推其由。不過因不借聲調譜之故。亦何至忤刻如此。然猶曰文人相輕。積習使然耳。至梅聖俞碧雲駮一書。其於文潞公。范文正公。信口詆污。不遺餘力。夫人知為必無之事。而鑿鑿言之。躍躍書之。究之于二公。非有不共深仇。特以懷才不偶。因而歸怨。宰執為此醜詆。妾媵婢女之所為。而乃名士為之乎。且迄今千載而下。兩公之名。爭光日月。而聖俞反因此而共識為有文無行之人。則亦何苦以己矛刺己盾耶。又錢世召錢氏私誌。于歐陽文忠多有微詞。而簸錢一事。尤嘵嘵不休。末乃自露口供。因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而歸田錄。又未叙文僖美政之故。怨讟之于人。顧不甚哉。總之發人陰私。攻人曖昧。實則喪人德。虛則喪己名。快一時之笑罵。清千古之是非。文人最易犯。而實宜切戒者也。

或曰魏泰所作
嫁名聖俞者

三陽

明永樂宣德間。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鈞軸。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于稱姓。故以東西南北別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荆古南郡。故曰南楊。榮閩人。閩在京師之東。故曰東楊。亦猶本朝北劉中堂。南劉中堂之稱。

墓樹

西湖岳忠武墓。樹枝皆向北。人人知之也。韓城有蘇屬國墓。樹枝皆向南。可為的對。

牡丹

青城山丈人觀前。有牡丹二株。一高十丈。號大將軍。一高五丈。號小將軍。牡丹向比美人。此忽擅閭外之尊。尤為眾香國中生色。

簪花樓

明武宗幸清江浦。駐尚書金濂第。以後樓居劉美人。劉性愛花。當時供頓。必進鮮花朵。日凡數次。後人呼其樓曰劉美人簪花樓。

武王

孔子以周德為至德。而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立言何等婉約。韓文公伯夷頌。無一詞及武王。末乃云。雖然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踵于後世矣。其罪武也。凜然如刀鋸斧鉞之加。而鋒銛不露。至東坡武王非聖人也。乃以六字一口道破矣。

江河赤水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一

江河水赤名曰泣血道路見晉張華博物志四字覺驚心動魄

勤王兵解

梁武帝紙鸞繫詔而援卒不來隋煬帝木鶴繫詔而救兵不至此天下諸侯解體已久視等弁髦更不可以驪山烽火例也

聖諱

前代雖未有避聖諱之例然而日在人心能無凜凜唐文宗賜裴度詩我家柱石裴憂來學丘禱以天子而名聖人且用其語故無嫌韓文公詩柄用儒術崇丘軻王荆公詩驅馬臨風想聖丘猶云出以莊雅也至杜子美醉時歌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帝王百世之師呼而儕之于盜躡可乎

三蟲

唐咸通中荊州書生號唐五經聚徒五百束脩自給有西河濟南之風嘗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蠶田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蟲謂蠶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蠶奴婢而食也見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說甚解頤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終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目錄

周芷卿

京官苦况

喫醋

焦烈婦

花簾詞

壽聯

秋潭二鄉先生詩

謝表

張月娟原本闕文

典試改充

聖童

圈兒信

鐵鞋嶺

趙秋舲

信

十半軟半

吳臺卿

下第制義

吳公雅謔

竹影詞人

喝火令

條幅扇頭詩

長十八

李後主詞

沈去矜卷子

短錢

姪

達詩

集句

蜘蛛

破題

阮大鍼祭文

頻羅庵挽壽聯

中書詩

供春

御舟

白撞雨

珊瑚樹

岳王詩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武陵孀子

梅龕詩佛

命

莫如用猛

分茅硃

紅豆

木龍血

王廉訪輓聯

壽星

毛西河

同年嫂

尚綱堂詩

盧費對

穀城詩

賀知章

落英

嫁

么字

商燈

任邱邊

賽鸚哥	詠史詩	腋氣	于廟祈夢
門對	單傳句	袁趙蔣	架裝繡龍
八斗萬斛	一典兩用	赤子	鼻天子陵
僧誦中庸	藩臬	岳王論	乾阿奶
跳行	添註塗改	吳澹川	見過亭
彭文勤試題	食量	作詩不必識字	混稱
彌勒對	戲名對	悼亡詞	軟金杯
二蘇	閩典史	金花夫人	魏環溪語
梁文康	河南村狗	芙蓉	宣德銅盤
文信國綠端 <small>蟬腹</small>	品酒	前朝後市	鴉片入策題
陣亡疏語	太誓	二我	玉鬮
猛俗	鬼輕巡檢	麻陽陋俗	天子妃
雪月渡江湖	疊字詩	財色	湯武
識遺論相	彭生鐵杖	薛能	蘇文
至聖封號	中賢亞聖	春秋人物	常平
而已	壽王妃	書詞與史筆迥異	影妻椅妾

畢趙	宗室詩詞	食其	佛
詩禍	仁義	儒作禪語	拘泥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周芷卿

周芷卿頤慶錢唐人。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工詩及詞。性極風流。有所目成。格不得遂。因賦西冷惆悵詞。而屬余為之序云。山橫西曲。綠珠未嫁之年。雨過南園。紅豆初生之地。青溪白石。一水通門。碧漢紅牆。半天隔路。采靡蕪而不見。贈芍藥以無由。此西冷惆悵之詞所以作也。芷卿茂才。以衛玠乘車風貌。當陸機作賦年華。偶游西子之湖。忽入東家之里。柴扉白板。相逢一面之緣。油壁青驄。便擬同心之結。而乃東南孔雀。妾是羅敷。西北牽牛。郎非河鼓。擁雙檝于十三灣下。桃葉難迎。恨一枝于五百年前。蓮花未蒂。然而兩情叩叩。一脈依依。願作鴛鴦。繡上雙函之枕。思為蝴蝶。飛來百褶之裙。于是雪絳緘愁。雲監織恨。夢中彩筆。化作烟雲。空際華嚴。彈成樓閣。青玉案聲。聲腸斷。梅子黃時。碧紗廚黯黯。魂銷桐花白後。幾家簾閣。徧傳絕妙之詞。何處闌干。不劃相思之字。問柔腸。其脈脈。憐弱骨。以珊珊。翦來半幅秋江。有誰涉汝。吹皺一池春水。何事干卿。猶復詩託無題。心懷所美。宓妃留枕。陳思設想之詞。神女為雲。宋玉荒唐之賦。信瑯琊之情死。遂湖海之氣消。君意纏綿。予懷悵觸。吳宮花草。平原十日之留。隋苑笙歌。杜牧三生之夢。偶留鴻爪。遂縛蠶絲。追思椒壁紅時。棗簾綠處。釵頭贈玉。約指留金。圖白傳于屏風。畫放翁于團扇。今者柔情似水。軟夢成烟。尚憐昔日風姿。枇杷樹底。今者空憶舊時月色。楊柳梢頭。僕本恨人。怕聽淒涼之笛。卿須憐我。莫吹宛轉之簫。芷卿豔思綺想。終以此等事。迴腸溢氣。不永其志。惜哉。歿後詩藁零落。記其集玉溪生詩三十二首中有句云。刻意兩般秋雨盦隨筆

傷春復傷別。可堪無酒又無人。地下若逢陳後主。人間惟有杜司勳。神女生涯原是夢。月娥孀獨好同游。真是天衣無縫。又同塾時共作帖體。何星橋夫子娘。以南村諸楊北村盧命題。芷卿句云。太真紅玉色。少婦鬱金香。運典入化。真梨花妙舌也。

京官苦况

余屢次入都。皆寓京官宅內。親見諸公窘狀。領俸米時。百計請託。出房租日。多方貸質。偶閱宋稗類鈔。章伯鎮學士云。任京職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可見此風自古已然矣。

喫醋

浙江轉運張談璣。山東人性寬和。善滑稽。一日出署。有婦人攔輿投呈。則告其夫之寵妾滅妻者也。公作杭語。從容語之曰。阿奶。我係鹽務官職。並非地方有司。但管人家喫鹽事。不管人家喫醋事也。笑而善遣之。

焦烈婦

乾隆元年。宣城陸某生員也。娶妻焦氏。陸好呼盧蕩其家。一日賭負。將售妻以償。焦偵知之。賦詩八章。投繯死。鄰族鳴于官。題請旌表。得旨。褫陸衿。斷其八指。一時快之。八詩末首云。百結鶉衣冷不支。郎歸休在五更時。風酸月苦空閨裏。猶有牀頭四歲兒。言之嗚咽。凡嗜博者可以為戒。

花簾詞

吳蘋香女史。初好讀詞曲。或勸之曰。何不自作。遂援筆賦浪淘沙一闋云。蓮漏正迢迢。涼館燈挑。畫屏秋冷。一枝簫。真箇曲終人不見。月轉花梢。何處暮砧。敲黯黯魂銷。斷腸詩句可憐宵。欲向枕根尋舊夢。夢也無聊。輕圓柔脆。脫口如生。一時湖上名流。傳誦殆徧。自後遂肆力長短句。不二年著花簾詞一卷。逼真漱玉遺音。祝英臺近詠影云。曲闌低。深院鎖。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已覺此身墮。那堪多事青燈。黃昏繞到。又添上影兒一箇。最無那。縱然著意憐卿。卿不解憐我。怎又書窗依依伴行坐。算來驅去應難。避時尚易。索掩卻繡幃推卧。河傳云。春唾剛起。自兜鞋。立近東風費猜。繡簾欲鉤。人不來。徘徊海棠開未開。料得曉寒如此重。烟雨凍。一定留春夢。甚繁華。故遲些輸他。碧桃容易。花南鄉子云。吹到鯉魚風。涼殺秋花一朵紅。怪得黃昏寒又力。濛濛。人在疏簾細雨中。香篆裊房櫺。倦倚熏篝。鬢影鬆。多事青燈挑不盡。重重。偏向釵頭綴玉蟲。柳梢青題無人院落圖云。不索燒茶。一重簾捲。幾摺闌遮。楊柳樓臺。桃花世界。燕子人家。東風幅幅窗紗。望翠袖非耶。鸚鵡前頭。秋千背面。沒處尋他。如夢令燕子云。燕子未隨春去。飛入繡簾深處。軟語話多時。莫是要和儂住。延伫。延伫。含笑回他不許。蘋香丈夫俱業費。兩家無一讀書者。而獨呈翹秀。真夙世書仙也。又常作飲酒讀騷長曲一套。因繪為圖。已作文士妝束。蓋寓速變男兒之意。余為題圖有句云。南朝幕府黃崇嘏。北宋詞宗李易安。蓋非虛譽也。

壽聯

錫山鄒小山先生一桂有門生某。弟兄皆詞林。二子並登甲科。而其母則以側室正位者也。七十誕兩般秋雨盪隨筆

辰求先生撰壽言。先生令諸門生擬之。俱不稱意。蓋不難于頌揚得體。而難于得尊者之口氣也。先生自撰儂句云。有子有孫。都成名進士。多福多壽。是謂太夫人。于是執筆者咸歎服。又張船山太守為吳毅人祭酒太夫人撰壽聯。惟善人現壽者相。有令子為天下師。亦古樸有味。

秋潭二鄉先生詩

家秋潭先生諱文泓。文莊胞叔。錢唐諸生。以文莊貴。遂不鄉試。恥以官卷中故也。詩境冲淡孤冷。垂釣云。一溪新漲失前汀。照見青山處處青。香餌自香魚不餌。釣竿只許立蜻蜓。題采芝圖云。山間石上爛生光。曾受青城道士方。自采自如還自壽。不來朝市說禎祥。品致之高。可以想見。二鄉先生文漸錢唐布衣。好以俗語入詩。工穩熨貼。人比之楊誠齋。歿後詩稿零落殆盡。僅傳賸句。如天地多情猶如活。江湖何處不容狂。人間冷語能銷骨。夜半清愁直刺心。又雨霽云。溶溶白滿桃花港。鬱鬱青迷松木場。漫成云。廉如蝸蛭依然瘦。嬾似蜒蚰總不肥。不雨云。雷聲請客空生喜。雨點當官忽散場。感懷云。愁多不了消除帳。老去難懸迴避牌。皆可誦也。

謝表

乾隆中有某鎮李總兵。○上忽賜以○御製詩全部。李謝表中有云。乍聆天語。真目所未覩之奇。欲贊微詞。凜口不能言之懼。措詞得法。適如其分。

典試改充

大學士無錫嵇文敏公。曾筠雍正癸卯。以河南巡撫。即為河南正考官。交河少司寇王公。蘭生雍正壬子。以安徽學政。即為江南正考官。典試由外改充。前此未之有也。

聖童

鄞縣全祖謙。謝山太史祖望之兄也。四齡入塾。即通諸經章句。蔣蓼厓先生見而奇之。曰。此聖童也。一日戲以小翦。翦紙傷指。感風而病。遂篤。臨危于几上大書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不得有子。聖人之不幸也。竟卒。止六歲耳。

圈兒信

有效致書於所歡。開緘無一字。先畫一圈。次畫一套圈。次連畫數圈。次又畫一圈。次畫兩圈。次畫一圓圈。次畫半圈。末畫無數小圈。有好事者題一詞于其上云。相思欲寄從何寄。畫箇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裏。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無中生有。令人忍俊不禁。

鐵鞋嶺

杭城黃泥潭。上曰鐵鞋嶺。亦曰鐵冶。其實則鐵厓也。昔人于此掘得一石。曰楊鐵厓讀書處。故名。其下別有真修庵。舊為海昌查伊璜考廉別墅。即款留大力將軍處也。鐵厓嶺山麓。相傳有敗更樓。敗更不知何意。或云猶言煞更也。國初毛馳黃先生。吳山踏月記。有過敗更樓。叩吳廷彝門。云云。則當時尚有此樓。不知廢在何年。又帶湖樓在清波門南。明嘉靖三十四年。督臣胡忠憲設以備倭寇者。今久廢矣。鄉先生陳墨樵景鍾詩云。清波門外帶湖樓。聞說巍巍俯碧流。四面峯巒窗外入。兩隄雲雨般秋雨。盍隨筆

物望中收。旌旗五色迷春日。鼓角千聲壯曉秋。今日荒城訪遺蹟。斜陽粉堞動深愁。又笙鶴樓在吳山城隍廟。羽士陸天乙作。董思翁為顏之曰。笙鶴今亦久廢矣。

趙秋舲

仁和趙秋舲慶熹鐵巖大空殿。最來孫也。性倜儻。工詩詞。家貧讀書。傲骨風棱。逸情雲上。道光辛巳。舉于鄉。壬午。連捷南宮。引見歸本班銓選。此才不入詞館。惜哉。弱冠時。曾隨其叔祖篠山太令。銘宦游楚北。賦楚游草一卷。猶記其金陵雜詩十首之二云。璧月姮娥鏡殿光。六宮學士女兒妝。南朝才子都無福。不作詞臣作帝王。出身皇覺忽飛昇。孫祖家傳感孝陵。孫作縉流祖還俗。入山天子出山僧。議論新警。足以奪目。又出楚時。其所聘室卒。作續離騷招魂哭之詞。旨悲豔。末題浣溪沙闋云。檢點青衫有淚痕。十年前事最銷魂。偏他細雨又黃昏。鸚鵡一篇才子淚。桃花三尺女兒墳。不知何處弔湘君。又長相思。薄游西湖云。蘇公隄。白公隄。十里亭臺高復低。斷橋流水西。杜鵑啼。鷓鴣。樓外夕陽一酒旗。陽花不住飛。蘇幕遮云。玉闌干。金屈戌。簾外長廊。廊響弓弓。簾影春雲衫影雪。如水裙拖幅幅相思褶。阮弦鬆。篋字澀。心上燒香。香上心先滅。安得返魂枝底葉。便做青蟲也褪花。蝴蝶生查子云。青溪幾尺長。中有雙枝觴。楊柳小于人。便解留船住。歌聲過暮雲。酒氣蒸香霧。又落碧桃花。紅了來時路。此種小令。柔脆輕圓。酷肖北宋人手筆。

信

今人寄書。通謂之信。其實信非書也。古謂寄書之使曰信。陶隱居云。明日信還。仍過取。又虞永興帖。

云事已信人口具。又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皆可證也。高江村天祿識餘辨之甚詳。

十半軟半

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曰大半。有一分曰少半。大半亦曰強半。亦曰太半。又枚乘傳尚得十半。謂十分中可冀五分也。白香山詩。家釀唯殘軟半瓶。猶小半也。十半軟半字甚新。

吳臺卿

平湖吳臺卿先生。顯德松圓協揆之姪。山舟學士之甥也。幼聰敏。年十六。受知于提學大興相國朱公。補博士弟子員。才藻冠時。以為芥拾青紫矣。乃十上鄉闈。未離席帽。鬱鬱不得志。遂遁而學仙。日從事乩鸞。叩長生之術。年未及四十。以病療卒。時太夫人壽逾六旬。猶在堂也。學士輓聯云。天道竟何知。不許阿姪留李賀。神仙今安在。翻教老淚哭羊曇。讀之令人酸鼻。

下第制義

舉子下第。情狀可憐。陳午橋通參鴻未第時。戲為制義二比。寫之全套。金正希先生德行一節。題文句調。其文云。榜大莫能容。所不得者進士。而於舉人無恙也。設諸公非為進士故。挾其文章經義。試帖楷法。以博取人間館與幕。與一切騰錄教習。固自易易。何困厄若斯也。而諸公不願也。文人無厄地。所自信者學問。而命運則不敢必也。設諸公以不中進士故。當其袍褂鞞帽。服飾鋪蓋。以博相公之一笑。且下及夫清唱魚池。豈不甚樂。何憂悶若斯也。而諸公不敢也。沈快之處。令人破涕為笑。憶兩般秋雨盦隨筆。

丙戌下第寓全浙會館葉崑生明經來為余述之

吳公雅諳

金棕亭博士。兆燕全椒人。好交結。教授揚州時。四方往來。凡知名之士。無不投見。推襟送抱。文酒流連。殆無虛日。飲饌極豐。或有謂其過侈。類于齷高。不以廣文首藉者。興化諭吳公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坐客為之哄堂。吳名達聖。桐城人。後知臺灣府。

竹影詞人

海昌陳啟貞工詞。有句云。見他竹影橫窗。疏疏密密。總寫著個人兩字。杭堇浦太史呼為竹影詞人。

喝火令

汪焜字宜伯。號憶蘭。錢唐人。著懷蘭室詞。有喝火令一闋云。弱絮黏紅豆。名花委綠苔。一奩秋水鏡初揩。聞道香泥舊。重印鳳頭鞋。欲見無端借。相期有夢來。模糊心事繫春懷。記得盟時。笑指鬢邊釵。記得鬢邊釵上。雙鳳不分開。旖旎獨絕。

條幅扇頭詩

偶見條幅書一絕云。山映簾櫳水映窗。浣紗人在苧蘿江。年年寒食梨花雨。門掩東風燕子雙。極其風致。惜不知為何人所作。又於扇頭見一絕云。一夜東風草剪齊。如絲春雨溼香泥。銷魂細柳營前路。半踏弓鞞半馬蹄。亦愛不忍釋。詢之知為姑蘇翟某所作。惜忘其名。

長十八

花十八琵琶曲名。前人詩詞中常用之。長十八草花名也。元葛邏祿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氈簾出帳前。忽然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沿邊。名色甚新。究不知何花也。

李後主詞

南唐李後主詞。最是倉皇辭廟日。不堪重聽教坊歌。揮淚對宮娥。譏之者曰。倉皇辭廟。不揮淚於宗社。而揮淚於宮娥。其失業也宜矣。不知以為君之道責後主。則當責之于在位之日。不當責之于亡國之時。若以填詞之法繩後主。則此淚對宮娥。揮為有情。對宗社。揮為乏味也。此與宋荅塘譏白香山詩。謂憶妓多於憶民。同一腐論。

沈去矜卷子

丙戌至京。寓土地廟下斜街。全浙會館。塘棲姚鏡生孝廉亦寓焉。一日出卷子屬題。則西泠十子沈去矜先生謙手書詩卷也。先生於順治乙酉。泛棹蘇常。時南都新破。百姓流離。目擊情形。淒然有感。取是年所作之詩。寫成長卷。計古今體詩四十餘篇。末綴小跋。字畫蒼勁。詩格渾成。允為名蹟。是卷藏塘棲金氏。姚君部試。託其攜入都中。徧徵題詠。展卷名公鉅卿。山人墨客。詩詞歌賦。無美不臻。余為填南北曲一套云。新水秦禾荒後。蕨薇高滿。乾坤淚痕多少。江山餘戰伐。髮鬢曠刁騷。鳳泊鸞飄。留下這磨不滅的。遺民數行。蒙。步落日姑蘇。寒山道小。泊停孤棹。見流離戰骨。拋。歎幾劫紅羊。歌。幾回朱鳥。雪涕太無慘。對蓬窗。寫出傷心調。折桂這幾首過明湖。清淚頻飄。恨一時鼙鼓。閉卻笙簫。那幾首秀水苕溪。扁舟跌宕。短策逍遙。這幾首哭忠魂。岳王墓表。弔毅骨于相祠。高。這幾首江左蕭。

條海國游越。還有那送行感逝。泣青衫死別生交。江兒嗚咽青陵笛。悲哀赤壁簫。你天涯眼見黃塵掃。你浮生夢醒黃梁覺。你閒身許作黃冠老。幸免白衣宣召。底事神傷。別有這淒涼懷抱。雁兒想當年酒三杯。澆來義膽豪。淚千行。流得詩腸燥。艣雙枝撐開戰血波。筆千言寫不盡驚心貌。呀。早玉簫聲斷廣陵潮。眼見那邊上將軍萬寶刀。當不起玉弩兒三千攬。留不住金甌兒一半牢。波也麼焦。更誰將東節移王導。悲也麼號。贏得箇西臺哭謝翱。燒留幾幅殘箋兼斷楮。儘教人短誦又長謠。心香一瓣虔燒。恨不識先生貌。只認得押角的紅泥。把姓氏標。敲江待提起昔年遺老。呵笑忠義枉雲高。有幾個西山。曾赴辟賢輶。有幾個北山。又被移文誚。帳貞松自彫。歎芳蘭自熬。只賸得梅邊一集殿南朝。園林展遺書龍眠虎跳。誦遺詩鸞姿鶴標。有大節千秋照耀。算兵火不能燒。算紙劫不相遭。沽美喜裝籤玉共瑤。喜裝籤玉共瑤。留下這傷心一卷續離騷。看故國河山裂紙條。這些些墨藻。問幾番零落幾搜牢。零落在蛛絲蟲爪。搜牢在海絹山膠。看待作蘭亭墨妙。何處許茂陵求稿。今日個風淒月寥。茶乾酒銷。許詩人展圖憑吊。清江寸金尺璧真堪寶。問何人筆尖兒橫掃。這是那十子內的西泠沈氏草。

短錢

唐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除二十文。梁武帝時有東錢西錢長錢之分。以七八十為一百。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晉時似已有之。即今之所謂八扣九扣也。

姪

爾雅釋親篇云。女子謂舅弟之子曰姪。引左傳姪其從姑為證。今男子稱兄弟之子曰姪。失之矣。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又呼猶子。案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則猶子二字。似又可作師呼弟子之稱。兄弟之孫曰猶孫。見唐元稹李公建墓誌銘。

達詩

會稽陶菊坡章煥五十初度詩云。縱然便死原非夭。若竟長生也聽天。真是達人之語。又有人垂老娶妾詩云。我已輕舟將出世。得卿來作挂帆人。感喟處更寫得蘊藉。至唐子畏句云。黃泉若遇好朋友。只當颺零在異鄉。小顛僧句云。九京多少相知友。道我來遲討一杯。雖同一達觀之語。而一覺其傷感。一覺其俳優矣。

集句

姚古芬嘗集舊句云。北方佳人遺世而獨立。東鄰處子窺臣者三年。對仗天造地設。又山舟學士嘗集水經注語云。帛什理于是山。作金五千觔。救百姓。小夫人以兩手。將乳五百道。向千兒。其語甚奇。

蜘蛛

海州蜘蛛怪。不知何代物也。能噓氣為黑風。居民每望見風起。如黑烟蓬蓬。則皆嚴閉戶牖。風過乃已。一日龍擊之。雷雨既作。蛛吐絲網龍。窘不得出。格鬪凡數十須臾。而瀕海皆水矣。始有火龍者。二。焚網出龍。蜘蛛遁不知所往。詰且于數十里外。有物縱橫散落。圓膩色灰。圍如人臂。或數寸或一二尺。金石無所傷。而兩頭皆焦火痕。蓋蜘蛛絲也。大興舒鐵雲孝廉有蛛絲網龍篇紀其事。

破題

商邱安舜庭世鳳童子時向郡守求試守指路旁此屋實賣四字令作破題安應聲云曠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沽諸郡守首拔之又有人作伯夷叔齊四字破題云甲子以後無天首陽之外無地亦覺奇偉可喜

阮大鍼祭文

明沈士柱祭阮大鍼文極狡獪文曰某年月日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沈某為文以祭曰古稱知己重于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恩為知己哉孔融博文彊記操非不知之顏真卿純忠大節盧杞非不知之惟知之深故忌愈切殺愈速天下後世但知操杞妒賢而不知于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余少賤未識司馬聞公掇巍科登華廡附中常侍勢與士君子為仇說者遂詆公為假子導殺正人余謂不然逆璫嗣子滿天下得公不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銜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攬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行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雁行于以知公之蹟巧而事拙也烈皇手定逆案閱公封事入贊道列終身不齒說者謂公深仇先帝余謂不然使先帝悉公才智復為采錄則恩怨親讐與眾相忘久矣惟毅然不搖羣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鱗甲豐羽毛得甘心快意為殺人具者伊誰之賜耶于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公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憤時嫉俗科譁皆指正人余謂不然弘光半載公塗面登場自為玩弄及竄鳩茲公曰我必不學伯嚭走錢唐無論自比宰嚭作讖錢唐一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褫公等讒邪

之魄公目不識史胸中但有梨園藁本以國為戲于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小怨殺周雷二公復興鉤黨獄說者謂公流毒宗社余謂不然周雷亢直忌者不獨公也公不殺羣小必殺之即不然而賢姦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厦莫支狂瀾失砥而後隕命報國論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即譏其返正之無術故死于公猶愈自死也即同難諸君雖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名雖公為國謀不忠為身謀不祥而為諸君子謀則善也于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說者以賣君誤國律與馬同罪余謂不然公與馬密謀定策如置弈棋然馬貪夫敗類自公出而勸以戕賊毒螫及悔為所用而事已去浙東一戰馬尚同方合志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蹟補過蓋愆何委質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為之也公臨巖一跌身首異處智能保首領于生前不能全軀于身後誰分其尸誰傳其首豈非天哉于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此五者人議公險余為公平之人議公深余為公淺之人議公毒余為公厚之人議公巧于為公拙之人獨高公詞曲予獨畜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正坐此病九原有知當亦以為知言也予隔縣諸生不知公何風聞怨毒為甚友人曰君庚午聞後有人以聞義質公爪牙君見評閱當座叱之其人忿而謁公借君為質公于是伏欲殺之機矣或又曰君渭陽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為大行給諫侍御絕不與通又公欲以故人禮遇子子不屑仕也公于是又增欲殺之目矣夫士脾睨王侯莫如彌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操能容之若以通家子視余昔秦檜胡安國始末嘗非同黨及末路敗壞子胡寅胡宏以和議不合答書甚嚴檜雖心恨未兩般秋雨盦隨筆

至于殺也。公何必欲置予死地耶。然公雖欲殺予。予即未見殺于公。而以稱相知。則有竊附古人者。憶黨禍初發。公庭語坐客。二沈倔強。必生致二沈。眉生與余也。夫倔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之。余不可謂不知我。自公降後。同人為余動色相戒。余笑曰。公狡獪人也。其于余一發不效。有懈志矣。且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免尚得脫。今游魂餘燼。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罪。咎哉。余知公必不為也。余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網繆款洽。而實泛常。公操利刃。設深阱。使我流離瑣尾。然猶竊附知己。魂如有靈。當臨風一笑也。節錄之。此文嬉笑甚于怒罵。朽骨有知。能無汗此。

頻羅庵挽壽聯

山舟學士所撰挽壽極多。茲擇其尤者敬錄之。四十年生有自來。身到蓬瀛天遽召。三千里歿而猶視心傷。桑梓母何依。挽湯畫人妹丈。卒未庶常。甲戌未及散館。沒于京師。年四十。生母猶在堂。天北掩台垣。見說槐音中夜斷。江東失宗哀。心傷荆樹一齊摧。挽家文定公。時沖泉弟亦沒。朝無諫草。家有藏書。卅載清聲光簡冊。公應騎箕。我悲陟岵。一時血淚灑葭莩。挽姑丈張藻川侍郎。劉先生之夫人。無慚銘誌。宣文君之家法。具在孫曾。挽丁龍海家園。榮親養親。一笑生天。證佛果。道望齊太山。梁木吾仰。吾放幾人入座。哭春風。挽莊對。青宮授几。洛社圖形。官府神仙。皆慧業。備達尊。三擅絕詣。四儒林。文苑竝傳人。挽錢籀石侍郎。帝界以河三策。勤勞著淮北。臣心似水。四知風節。婉關西。亭河督。萬里免啼。此日愁攀賢。令轍卅年老淚。隔江空盼少微星。挽陶篁村。時名在千秋。服鄭說經。劉杜史。神歸一夕。仙人骨相。宰官身。挽錢竹衣。夙契偶同。永長老。山中獻蓋。前塵誰證。衲禪師。挽明中和尚。余畫過去僧像。師為補袖。又師與先君同在詩社。絕筆詩成。寫照髯。

仙。明月清風人已遠。平生墨妙。辦香冰叟。虹樓瀛海。世爭傳。挽孔谷園。歿前有題蘇尺牘。詩明月清樓。谷園齋名瀛海。仙班帖。天瓶書也。竹筴蕉枯。此日是師真面目。焚香灑水。當年惟我舊朋儔。挽佛裔師次句。海邦至竟思賢宰。湖社從今感寓公。秋棧路近西州。爭忍重過空灑淚。門荒孟氏。從教明日罷登高。挽許表月。八一品恩還。魂魄長依華屋。九重念舊。馨香宜徹幽泉。挽家春裳。壽曹司農。令堂八十。蟠坳舊齒符天壽。雁塔新題冠佛名。壽嵇中堂八十。以萬綫。重闈燕喜。南陽仙菊北堂萱。甲寅九月十八日。吳年伯母八十壽。盾鼻弓衣。行世文章皆事業。屏風團扇。還山官府即神仙。壽王述。甲子從頭開上壽。神仙自古有曾孫。壽許小范六十。時已有曾孫。東方先生善諧謔。南極老人應壽昌。壽趙次乾。

中書詩

有人作嘲中書詩云。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裏最便宜。也隨翰苑稱前輩。且喜中堂是老師。四庫書成邀議叙。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平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形容入妙。南海孝廉謝堯山念功為余言之。

供春

宜興砂壺。供春為上。時大彬次之。時壺尚可得。供春則絕蹟矣。供春者陽羨名。陶錄以為童子。查初白詞注以為吳家婢也。未知孰是。

御舟

雨般秋雨盪隨筆

卷二

八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高宗南巡渡江于文襄敏中扈 蹕進詩時會稽陶篁村先生在文襄幕中因屬其代作內有句云
千帆飛渡江南岸一片黃旗識御舟文襄擊節惟援筆乙飛字改擁字先生嘗語人曰易飛為擁便
見 警蹕尊嚴此真一字之師也

白撞雨

凡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雨點大而疏粵人謂之白撞雨土諺曰早禾壯宜白撞見廣東新
語

珊瑚樹

吳淞總兵楊華言澎湖之南海清見底然懸絙百丈不能測也中有珊瑚樹四株大可合抱巨魚數
十環之若典守者然

岳王詩

向閱某小說見有詠岳王詩一首云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靡臣檜夜報四太子臣構稱臣
自此始寥寥數語用筆嚴冷之至

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亭在福州學使者院中朱笥河先生所建亭前有石三百三十三峯每一石鑿諸生一人姓名即其
人所獻也

武陵孀子

常德蠡山廟祀越相蠡山畔有武陵孀子祠土人云以祀西子也

梅龕詩佛

西江吳蘭雪中翰高梁工詩高麗使臣得其所著詩稱為詩佛而築一龕以供之種萬樹梅云

命

聖人言知命定命立命俟命而其理究微而莫測也故孔子罕言命乃世之談命者以所生年月
日時之干支合為八字遂以為命可推測而知番禺張南山維屏司馬作原命駁之其說云推年月
日始于唐之李虛中推年月日時始于宋之徐子平夫言命以干支為憑亦思干支何自昉乎昉于
唐堯之元載通鑑前編本經世歷定為甲辰竹書紀年則以為丙子路史則以為戊寅山堂考索則
以為癸未是則今所據之干支其為此干支與否亦尚未可知也而謂人之命在是噫其惑也此說
新快足破術士之愚

莫如用猛

天下大小衙署扁額楹聯或意主頌揚或心存景仰大抵崇尚寬和政體然也獨廣東東莞縣署二
門以內高營綽楔大書四字曰莫如用猛為江南仲柘泉明府振履所題仲公宰是邑頗有政聲蓋
東莞之俗好勇鬪狠急則治標刑亂用重亦是權宜之一術然操切之治究非常法此語能吏言之
循吏必不肯言也大書特書烏可以示後人哉聞直隸棗強縣署一對云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
防人不堪不知為何人所作此等居心則得之矣

分茅砬

吾杭學使署前有石砬砬上刻天祿字下有雲雷文名分茅砬蓋學署初為都指揮府今官廢而砬猶存土人尚以都司衛名其地焉

紅豆

葛秋生姑丈慶曾齋中懸一聯云書似青山常亂疊燈如紅豆最相思語極清新青山句秋生自擬紅豆句則許溟生侍郎所對也又姚古芬丈贈秋生句云名士青衫十日酒故人紅豆兩家燈上句豪宕下句情摯

木龍血

紹興三江閘名應宿閘明郡守湯公所築初築時水大不得合祈于神夢神語曰若要此閘成除非木龍血寤而不解所謂適有皂吏名莫龍者挺身曰以一命而全數十萬人吾何惜焉遂稟郡守自投于水而閘以成至今湯公祠猶以莫龍配祀陶春田廣文軒應宿閘詩云漂流皂吏生前血成就黃堂死後功蓋紀實也

王廉訪輓聯

道光乙酉德清徐倪氏之案自巡撫以至典使一城之官處分殆徧廉使王公惟恂以無術平反此案遂至自裁身為三品大員輕生以殉識者少之而其志則可閔也蔡生甫學士之定挽聯云剛毅木訥近仁生原無忝聰明正直而一沒則為神

壽星

臨海王芝圃先生世芳生于順治己亥九月九日寅時康熙丙辰從貝子征耿逆血戰斬寇數十人適貝子遽卒未及奏功議叙年四十九歲始補博士弟子員繼而貢成均官遂昌司訓乾隆辛巳蒙恩授國子監司業庚寅加翰林院侍講時已百十二歲矣當七旬時孫曾已盛逮百齡外曾孫復舉曾孫因賦詩云身歷四朝沾浩蕩眼看七代長兒孫蓋紀實也陳太僕句山先生贈詩云華皓何來雲水頭寵加新秩返扁舟酒錢未卜憑誰與壺藥翻叨為我投薄宦夢驚山北檄散仙行逐海東鷗獨留佳話傳臺閣曾與耆英大父游相傳王中年入天台有人授水二勺一熱一冷王飲其熱者人或叩之笑不答但曰吾生平無他過人視聲色貨利淡而已由是人皆以王壽星呼之又杭有鄉民趙振鯨者嘉慶甲戌一百歲蒙恩賜六品頂帶山舟學士為書坊對云身歷四朝太平黎庶壽登兩甲盛世耆英趙來謝時自江干拏舟入城泊鹽橋步行至竹竿巷不持杖拜跪無所苦同來者徐其長孫已六十三矣趙君為人短小無鬚髯好觀劇會里社演劇趙挺身挨入人叢有拍其肩者曰老弟莫用力我老年人筋骨不耐揉搓也趙回視之其人鬚髮皓然因問曰翁年幾何曰八十三歲矣趙笑曰然則與我大小兒同年也于是聞者譁然後年百有九歲無疾而逝又家接山叔祖守廣西慶源有藍祥者年一百四十四歲鄉人耕鑿自安不諳朝典叔祖為詳請旌褒恩賜六品頂帶并設宴府堂以待之曾元扶掖而來耳目無翳障飲啖過人顧能畫人物因倩其畫壽星一幅寄呈山舟學士學士題壽星贊百餘字并畫勒諸石其碑猶存清勤堂中也

毛西河

西河先生凡作詩文必先羅書滿前。考核精細。始伸紙疾書。其夫人陳氏以先生有妾曼殊。心嘗妒。恨輒詈於諸弟子之前。曰君等以毛大。可為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懶祭乃成。先生曰。凡動筆一次。展卷一回。則典故終身不忘。日積月累。自然博洽。後生小子。幸仿行之。婦言勿聽也。又嘗僦居矮屋三間。左圖右史。兼任夫人。中為會客之所。先生構思詩文。手不停綴。質問之士。環坐于旁。隨問隨答。井井無誤。夫人室中詈罵。先生復還詬之。蓋五官竝用者。同時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故特有包毛沈蔡之稱。後三公皆以諸生老。而先生獨名滿天下。并三人姓名亦罕知者。亦有幸有不幸也。

同年嫂

江山船婦曰同年嫂。女曰同年妹。向不解其義。詢之舟人曰。凡業此者。皆桐廬嚴州人。故名桐嚴曰同年。字之訛也。

尚綱堂詩

陽湖劉芙初先生。嗣綰以名孝廉。困頓場屋。春官十上。始得掄元。授職編修。十餘年而一階未展。歿于京師。著尚綱堂詩五十二卷。五言如客枕云。連天雞唱亂。到地雁聲孤。溪路云。天寒魚減腦。月暈蚌添胎。白溝河云。地餘南渡恨。人數北征才。宿龍泉寺簡周到雲云。古佛與苔綠。病僧如菜黃。荀卿墓云。三邊齋祭酒。一脉魯諸生。七言如草堂雜詩云。貪灌名花延井近。誓刪惡竹讓牆高。佛音閣云。

野花都已得禪意。山鳥半能呼佛名。中秋後一夕獨步故園云。碧天無語又今夕。紅樹笑人非少年。無題云。新樣東風吹玉笛。舊家明月在銀鉤。散步云。籬花有意爭先發。野草無名轉後凋。病起有懷云。好日短于磨賸墨。清宵長似篆餘香。到庶常館紀。恩詩云。人說傳燈須選佛。自慚舐鼎便成仙。廢堠云。車猶記里分雙隻。戍不知更誤短長。荒墅云。賭殘綠墅棋都散。賣到青山畫亦寒。金川門云。已見殷湯傳太甲。誰知姬旦負成王。春暮湖樓云。碧檻空時齊放鴨。紅樓好處不離鶯。皆可誦也。

盧費對

周蓮塘大司空。北基薨。盧南石少宰。蔭溥代之。費西雖京兆。錫章往弔于周。一哭而殂。京師為之對云。一品頭銜讓南石。三聲腸斷失西離。屬對工絕。

穀城詩

李長蘅穀城口號詩云。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漁洋山人酷愛此二句。後過穀城不見一花。因賦詩云。薛北滕南屢問津。遠看山色黛痕新。惟餘一事堪惆悵。不見花開白似銀。幾疑下句有可議矣。先高祖文莊公東阿旅店題壁詩云。東阿南望盡模糊。如黛山光黯欲無。我比漁洋更惆悵。風簷雨笠穀城圖。則上一句又幾幾乎在可疑可信之間。今讀先大父丙午過穀城詩。悵悵漁洋句。漫猜看江穀下獨徘徊。檀園自是詩中畫。滕縣花偏為我開。自註云。余今過穀城。見四圍山色。遍野白花。始信前輩詩不妄作。漁洋或非其特耳。遂成二十八字證之。因思十四字。偶然脫口。乃經三四人。經二百餘年。始能坐實。可為筆墨中一段佳話也。

賀知章

大父冬夜讀諸史提要詩云醉裏神仙有幾人鏡湖未賜敢抽身牆頭喧訴聲如海急殺風流賀季真按唐書賀知章在禮部選郎取舍不公門蔭子弟喧鬧盈門知章不敢出乃昇一梯于後園出頭牆外以決事康熙辛丑科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知名之士下第者糾眾於瑣闥外作鬧新進士徘徊門外無由入謁或呈一詩嘲之云門生未必敢升堂道路紛紛正未央我獻一梯兼一策牆頭高立賀知章亦用此典也

落英

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洪興祖註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訓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或又一說云訪落詩訓落為始意落英為始開之花其說甚新然以上句墮字意合之似從前說為是

嫁

婦人謂嫁曰歸不知男子亦可稱嫁列子云國不足將嫁于衛注嫁往也婦人曰歸甯錢起詩才子欲歸甯棠花已含笑則歸甯二字亦可施之男子蔣子萬機論云主失于國其臣再嫁若是則嫁亦可訓為仕也

厶字

今商賈記帳銀每兩換錢若干或每人分錢若干每字俱作厶字按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注鄧厶地陸德明釋文云不知其國故云厶地厶古某字也今借作每字用耳

商燈

今人以隱語黏于燈上曰燈謎亦曰燈虎按帝京景物略云燈市有以詩影物幌于寺觀之壁名之曰商燈則此製由來已久矣

任邱邊

直隸河間府任邱縣邊氏大家也累世科第不絕故北闈有無邊不開榜之謠有孝廉邊君在京師廣座中一人展問鄉里氏族答曰某乃任邱邊蓋自矜其門閥無人不知也俄而回問其人其人遂巡曰某乃曲阜孔于是考廉大慚

賽鸚哥

杜鵑花盛行南中陽羨土人有染成淺綠色者名之曰賽鸚哥

詠史詩

詠史以組織工穩比擬熨貼為上秀水王仲瞿孝廉詠秦始皇云三百童男浮海去八千子弟過江來山陰陳某詠周平王廟云掃除文武千年業成就春秋一部書又詠曹娥碑云傷心少女隨嚴父題背中郎誦外孫歛縣曹儷笙相國詠司馬相如云才子同時誇武帝美人知己有文君揚州閨蓮峯詠孔北海祠云要為魯國奇男子不比楊家最小兒舒鐵雲孝廉詠郝經使館云北海已聞蘇屬國西河猶館魯行人昭文屈宛仙女士詠汪水雲云祭文已哭王炎午降表空簽謝道清以上諸聯或運用見長或渾脫制勝皆卓然可傳之句也余有詠周公廟詩句云一相禍延明叔姪六官書誤兩般秋雨盪隨筆

宋君臣自謂竅奇願以質之大雅。

腋氣

人患腋氣俗謂之狐騷臭粵人為尤甚。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愠。謂腋氣也。

于廟祈夢

毘陵周蓉和先生未遇時。祈夢于忠肅廟。夢神予字一幘。錄唐詩云。寒雨連天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衡。先生曰。結句是玉壺。何云玉衡。神曰。玉衡。便不妙矣。醒而不解。所謂後舉博學鴻詞。制題為璿璣玉衡賦。恍惚前所夢。文思沛然。遂中選。授檢討。所謂王衡妙也。後歷官清要。以宮詹予告。謝恩。詔賜印章一方。出朝視之。其文云。一片冰心在玉壺。尋思舊夢。忽然驚悸。返第而卒。所謂玉壺不妙也。又韓城相公未遇時。祈夢忠肅廟。至則先有人在焉。問占何事。曰。求子也。遂竝鋪而卧。其人夢神賜以竹管二枝。再叩則曰。問汝竝卧之人。公夢神與語。叩請終身。則亦曰。問竝卧之人。寤而各述所夢。公告其人曰。昔孤竹君有二子。今夢此是佳兆也。其人喜極。舉手加額而祝曰。願你狀元宰相。後皆如其言。

門對

董觀橋制府教增金陵人。節鉞閩浙。愛西湖山水之勝。買宅于杭城之三撥營。擬解組後。作平泉之墅。榜其門云。聖代即今多雨露。故鄉無此好湖山。妙偶天然。人多誦之。乃未及。予告而先生已

歸道山所買之宅。轉售于顧渚茶中翰。易其聯句云。聖代即今多雨露。先生有道出羲皇。蓋其時中翰甫自戍所歸來。丁艱後。主講山東歷城書院故也。

單傳句

偶集湖舫。關方谷學博。縱以古人獨傳名句為令。首舉曰。滿城風雨近重陽。于是有曰。池塘生春草。有曰。楓落吳江冷。有曰。空梁落燕泥。有曰。庭草無人隨意綠。令官並命飲酒。眾問其故。方谷曰。諸公所舉。並有全篇。若重陽七字。則自催租敗興以後。不聞有起而續之者。是真千古單傳之句也。于是眾乃心服。以次受罰。

袁趙蔣

簡齋大令。雲松觀察。蒼生太史。一時齊名。桐鄉程春廬同文。心儀三公。而蔣以未見而沒。因繪拜袁揖。趙哭蔣圖。以誌景仰。昭文孫子瀟太史。原湘則專推袁蔣二公。其詩云。平生服膺止有兩。江左袁公。江右蔣。廬山瀑布鍾山雲。一日胸中百來往。錢唐張仲雅。大令雲璈。又辦香袁趙二公。顏所居曰。簡松草堂。後即以名其詩集。蓋性情之地。各有沆瀣也。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評三公之詩云。袁詩如通天老狐。醉則見尾。趙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詼諧。蔣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洵稱確論。穉存先生詩才奇險。好作驚人句。有人仿其體調之云。黃狗隨風飛上天。白狗一去三千年。聞者絕倒。洪聚生平所識詩人。作為詩評。凡數十家。或問之曰。公詩如何。洪自批云。僕詩如急湍峻嶺。殊少回旋。

袈裟繡龍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二

十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高廟南巡淨慈寺明中上人迎駕○上顧問時偶以手拍其肩因於紫衣肩上繡金龍一團人咸非笑之而不知其有所本宋朱勛所衣錦袍徽宗常以手撫之遂繡御手于肩又嘗與內宴帝以手親握其臂因以黃帛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動

八斗萬斛

子建之才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論斗分才奇矣西堂雜俎載湯卿謀句云古今只有萬斛愁而我獨得九千斛論斛分愁更奇有曹姓人為彭澤令其友人贈一對聯云二分山色三分水五斗功名八斗才運典恰切

一典兩用

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某謝惠連詩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一典兩用摘詞錯綜法也然此等究不可為法

赤子

康誥曰如保赤子傳曰赤子未詳何義或曰始生之人其色赤故名虞北澆天香樓偶得云赤尺古通用引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以為證曰赤子者言始生小兒長僅一尺也其說頗為有據

鼻天子陵

始興縣南十三里有鼻天子陵相傳昔人掘地見銅人數十擁笏列待俄聞墓中擊鼓大懼而返或曰是槃弧墳高辛有犬戎患募得犬戎吳將軍頭者賜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帝畜犬名槃弧入

山銜一首至果吳也遂妻焉生六男六女為武陵蠻之始杜君卿駁之云黃金古以斤計秦始皇曰鎰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有萬家之封將軍周末官吳始周末姓古無是也且槃弧之訛因盤古起今明明曰鼻天子則不得以槃盤同音為此臆說也或曰是象墓象封有庫庫鼻同音故名然象乃人臣安得曰天子或曰秦以前百粵盜名割據之稱然僭號稱王稱帝無稱天子者且鼻字意又何指凌元駒重訂始興縣志斷以為盤古之墓曰鼻之為言始也盤古始為天子故追尊之也盤古本粵產兩廣盤姓皆其苗裔雄州鄉落多盤古倉會昌盤古山湘鄉盤古保零都盤古祠荆南北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壽始興原屬荆州母亦其顯化之所乎且古皇墓半在南方炎帝鄩邑虞舜九疑皆距不遠至廣陵有盤古冢昔人謂其神假南海蠻洞中有墓亘三百餘步則安知鼻天子陵非盤古真墓歟通志又載銅人搢笏等事謂渾沌安得有此其見亦迂昔魯共王壞孔子宅聞金石絲竹聲豈壁中果有此耶銅人之事亦猶是耳據此則為盤古墓無疑余嘗賦鼻天子陵詩云始興之興自何始王氣鍾于鼻天子天子一姓不再興始興賸有天子陵楊髡之所不能竊黃巢之所不敢掘至今龍種遠綿延可有子孫尚隆準漫將野語寄齊東非族紛紛說犬戎絲竹居然聞魯壁金人無恙出秦宮吁嗟乎古來古墓無此古洪荒以前一坏土三皇五帝盡耳孫萬歲千秋此鼻祖

僧誦中庸

木文和尚有戒行無錫顧伊人孝廉素與善孝廉婦疾革諸醫束手延木文至並不攜經卷佛像詢之曰經須用汝家者孝廉曰吾家素無經卷曰聖經足矣何必佛書因與中庸焚香讀之如宣梵唄

三復而去。中夜婦汗出頓愈。

藩臬

藩字始見毛詩。臬字始見康誥。梁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曰：藩司抑而不許。此藩司初見史冊之文。元史至元十四年，奕赫抵雅爾丁為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始視事。見獄具列庭下，愀然曰：凡逮至臬司，皆命官及有出身之吏，得情即服罪，無用刑具。此臬司初見史冊之文。

岳王論

吳穀人祭酒岳忠武論云：補己缺之金甌，論功行戮，返將消之玉弩，為敵報讐。此聯警絕，結句云：人間之鐵案無私，請質東南山行者。天半之神旗高卓，試看大小眼將軍。向特愛其工整，及閱有正味齋全集，則此聯業已刪去。蓋謂其落小家數也。前輩之自占，文品如此。

乾阿奶

俗呼乾孃之母及姑曰乾阿奶。按北齊書恩倖傳，穆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襁褓中令其鞠養，呼乾阿奶。此三字之所本也。

跳行

作書出格曰擡頭。金石錄稱唐之中嶽嵩山碑，書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格。跳行者擡頭也。

添註塗改

鄉會試卷，于文後寫添註塗改字數。按宋咸通中盧子期著初舉子一卷，細大無遺，就試三場避國。

諱宰相諱王文諱士人家小子弟，忌用尉斗時把帛。慮有曳白之嫌，燭下寫試無誤筆，即題其後云：並無楷改塗乙。如有即言字數，見容齋隨筆。此科場中添註塗改之所本也。

吳澹川

樵李吳澹川，文溥著南雅堂集。詩宗正始之音，五古以沖淡制勝，七古以健挺見長。錄其近體五言，如隔溪訪友云：別浦流春水，閒門落古花。雨霽云凍水逢春活，疏梅入夜香。春日騎馬過鯽魚潭，晚憩竹溪寺云：馬蹄遲落日，人意緩春風。七言如登華山云：無邊紫塞秋風起，一片黃河落照來。有贈云：獨行薊北山，山雪不見江南樹。樹花秋闌後，客徐中丞幕中。酒闌蒙賞詩句，書以志媿云：無分秋風吹桂樹，浪傳疏雨滴梧桐。七絕如山塘春思云：齊開畫閣倚笙歌，一樣簾櫳映倚羅。底事春風欠公道，兜家門巷落花多。渡江云：東來兩扇布帆輕，每遇風波夜轉驚。船底江聲篷背雨，旅人聽得最分明。西湖楊柳詞，留人小駐惹人憐，傷別傷春不計年。只管自家枝上綠，那禁吹到鬢邊絲。皆性靈灑落之句也。

見過亭

伊犁有見過亭，蓋為謫官而設。劉金門宮保過之，題一對云：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運用成語，天造地設。

彭文勤試題

文勤督學浙江，所命試題如王二麻子斬絞徒流杖類，俱極巧妙。一日至敷文書院課士，山長以有兩般秋雨盦隨筆。

事出院。因出四題肄業生云。至于歧下。請考生云。放於瑯琊。肄業童云。館于上宮。請考童云。處於平陸。公謂諸生曰。汝等知今日出題之意否。對曰不知。公曰。橫看去。乃至放館處四字也。又試金華。九學同場。將出題。教職中偶稟他事。語雜。仲四先生。公問仲何人。曰。武義歲貢。設帳郡齋者。遂連書九題。武王是也。義然後取。歲不我與。進不隱賢。士志於道。仲尼之徒。四時行焉。先行其言。生之者眾。合武義歲進士。仲四先生九字。童生初場。題分四仲。管仲處仲。微仲。牧仲。次場。教職中耳。語云。今日恐不能再切。仲四先生矣。公即書四題。大王尊賢。西子席也。補足設帳郡齋之語。覆試總題。仲壬四年。仲聞之。謂太守曰。宗師前後試題。勝于為我作傳矣。又試處州初場。府尊不到。委同知點名。次場求謁。公曰。太尊今日纔來。對曰。方從省下來。不獲已。故命同知來。公曰。來與不來。聽太尊自便。尚有童生正場。太尊來益昭慎重。對曰。敢不如命。是日七學出題。自一字至七字止。來醫來。遠者來。送往迎來。厚往而薄來。不遠千里而來。而未嘗有顯者來。經題七日來復。鳳皇來儀。貽我來牟。剡子來朝。禮聞來學。以問答中多來字故也。及試童生次場。府尊奉委上省。仍委同知點名。公笑謂教職曰。太尊今日真不獲已也。題出又其次也。委而去之。同其好惡。知其所止。來者不拒。其敏慧類如此。又聞某方伯試士命題云。伯牛有疾。子路請禱。充虞路問。康子饋藥。瞽瞍殺人。右師往弔。門人治任。蓋其時督學新亡。方伯攝行試事故也。

食量

諸城劉文正相國。食量倍常。蓄一青花巨盃。大容數升。每晨則以半盃白米飯。半盃肉膾。攪勻食之。然後入朝辦事。過午而退。同時尹望山相公。但食蓮米一小盃。入朝亦過午而退。然兩公同享盛名。並臻耆壽。此如宋張僕射齊賢。每食噉肥豬肉數斤。夾胡餅黑神丸五七兩。而同時晏元獻清瘦如削。止析半葉餅以筋卷之。捻其頭一莖而食。後亦並享遐齡。蓋各人稟賦不同。未可以飲啖論福澤也。

作詩不必識字

宋書沈慶之手不知書。目不識字。世祖逼令作詩。慶之口授顏師伯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慶之常言。眾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北齊斛律金不解書。乃其作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為一時樂府之冠。又隨園詩話載有樵夫哭母。作長相思詞云。叫一聲。哭一聲。免的聲音孃慣聽。如何孃不響。自然音節。所謂天籟非耶。

混稱

漢書注得利曰乾。失利曰沒。今混稱乾沒為賊入己之稱。說文堪天道也。輿地道也。今混稱堪輿為地理。尸子注婦女曰姑。兒童曰息。今混稱姑息曰溺愛。禮記疏有才能曰奚。無才能曰奴。今混稱奚奴曰家人。說文貪財曰饕。貪食曰饕。今混稱饕饕曰口饒。爾雅翼妻父曰婚。婿父曰姻。今混稱婚姻曰親串。諸如此類。不可勝記。

彌勒對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二

十六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某寺彌勒佛殿一對云。年年扯空布袋。少米無柴。只賸得大肚寬腸。為告眾檀越。信心時。將何物佈施。日日坐冷山門。接張待李。但見他歡天喜地。試問這頭陀得意處。有甚麼來由。禪機活潑。不嫌其俗。

戲名對

同人小飲。集戲名對偶為令。茲擇其尤工者錄之。驚醜風箏對嚇癡八義。盜甲雁翎對關丁桃花。訪素紅梨對拷紅西廂。扶頭繡襦對切脚翡翠。開眼荆釵對拔眉鸞鏡。折柳紫釵對采蓮浣紗。麻地兔對對記。蘆林躍鯉對教歌繡襦。對題曲療妒。春店萬里對秋江玉簪。哭像殿對描容記。敗金精忠對埋玉長生。三擋麒麟對七擒志。逼試琵琶對勸妝占花。打虎義俠對罵雞白兔。看襪殿對哭鞵記。荆釵鐵冠對斬貂志。亂箭鐵冠對單刀志。拜冬荆釵對賞夏琵琶。告雁牧羊對啖葵八義。思飯金鎖對借茶水滸。斬竇金鎖對刺梁漁家。投井金印對跳牆西廂。送米躍鯉對拾柴綠樓。相面宵光對審頭雪。醒妓醉苦對規奴琵琶。盜令翡翠對偷詩玉簪。飯店尋親對酒樓翠屏。北樵爛柯對西諜邯鄲。落院繡襦對借廂西廂。小妹子劇時對胖姑兒慈悲。鬧天宮對遊地府。安天醉易放易鳳。對相梁刺梁。樂漁家。大宴小宴連環對前親後親風箏。

悼亡詞

項梅侶學正名達與余為總角交。恂恂溫雅。正如公瑾醞醪。丙戌成進士。以知縣即用。君請于朝。願就學正末班。銓補舍花封之爛漫。甘槐市之蕭條。亦可想其襟懷之沖淡矣。長于制義。尤精算學。

閒作小詞。極細意。慰貼記其祝英臺近悼亡詞一闋云。惱蜂情。慵蝶意。春色又如許。愁立蒼苔。花影亂深隄。如花人已天涯。花開依舊。爭忍見翠圍紅舞。漫延佇。猶記雙袖。凭闌冷。香上詩句。能幾番。游風月。竟拋去。只除夢裏歸來。夢醒何處。重簾外。斷烟零雨。清思婉轉。逼真白石遺音矣。

軟金杯

金章宗有軟金杯。乃劈鮮黃橙為之。可與碧筒杯作對。

二蘇

元好問題蘇氏寶章集句注。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沖淡似林西湖。此二句未有人稱者。

閻典史

明季南都亡。江陰閻典史。孤城死守。兩月餘。城破殉難。我朝賜諡立祠。祠堂對云。七十日帶髮効忠。表太祖十六朝人物。三千人同心赴義。存大明一百里江山。相傳臨難自題。海昌都相帆同年。尊有七古一篇云。世間有此奇男子。奇男子誰一典史。甘受礮打誓不降。十萬軍民同日死。孤城斗大。鯁喉舌。殺氣陰森暑雨雪。百攻百禦歷七旬。倉廩已空雀鼠絕。壞雲壓山山為傾。蹈刃如飴無一生。可憐芙蓉好城郭。圍城久不破。一僧云。江陰乃芙蓉城。攻如公之官何足數。讀史數公同調人。萬梅花下一閣部。湘帆向未知其能。詩南歸同舟。得盡讀之。舟中聞雨不寐云。書無可讀燈光燠。醉不成鄉酒力微。舟中雜詩云。漁艇歸時成小市。斷霞明處見孤村。又云。已分功名鮎上竹。不如歸去鳥投林。道中和賈蘭皋云。平沙盡處盤孤鷲。遠樹濃邊見一城。兩般秋雨盦隨筆。

皆清峭拔俗。

金花夫人

廣東金花夫人廟最多。其說不一。或曰金花者神之諱也。本巫女。五月觀競渡溺於湖。屍旁有香木偶。宛肖神像。因祀之。月泉側。名其湖曰仙湖。或曰神本處女。有巡按夫人方婉。數日不下。幾殆。夢神告曰。請金花女至。則產矣。密訪得之。甫至。署果誕子。由此無敢婚神者。神羞之。遂投湖死。粵人肖像以祀。呼金花小孃。後以能佑人生子。不當在處女之列。故改稱夫人云。廟碑載神生于洪武七年四月十七日子時。其時太史奏昂星不見。至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午時。夫人卒。始奏昂星復位。蓋感星精而生云。或言神係南漢女巫。按會城中故有湖。一曰西湖。一曰仙湖。皆南漢高祖所鑿。仙湖之名非自神始也。且諸書載南漢神女廟。祇有譚氏二女。及龍母兩廟。並無金花神廟。則其說未可信也。明張參政詡詩云。玉顏當日觀金花。化作仙湖水。面霞霞本無心。還片片。晚風吹落萬人家。寫得極其縹緲。廣志言神廟不知始自何時。成化五年巡撫陳廉重建。嘉靖中魏校毀之。粵人奉神像于南岸石鼈村。其後復建。故處即今仙湖街廟是也。乾隆間翁覃溪學士方網視學粵東。適至仙湖街。見南女謁拜。肩輿不能過。怒命有司毀之。于是復奉祀于石鼈村。四月十七日神誕。畫舫笙歌。禱賽極盛云。

魏環溪語

魏環溪尚書象樞有庸齋閑話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為用也可澣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濁。其味濃。其為用也可污潔者而使不潔。即沸油中而投以水。必至搏擊而不相容。誠名論也。

梁文康

粵東梁文康儲髻齡時。已具公輔之量。相傳幼時兩眉俱絲。一日自塾中歸。誤仆于地。父遲庵掖起之。曰。跌倒小書生。公應聲曰。扶起大學士。遲庵與諸子浴于小沼中。出對云。晚浴池塘湧動一天星。斗。公對曰。早登臺閣。挽回三代乾坤。時年才七歲耳。而吐屬不凡如此。

河南村狗

廣郡靈頭村人言。蒙近野詔字廷倫。親迎時。婦翁之兄令公口占。以河南村狗四字冠於每句之上。公遂吟云。河漢浮槎到五羊。南風吹送桂花香。村人多少來爭看。狗吠仙姬會阮郎。其妻勸公力學。以雪四字之恥。公發憤遂成名儒。嘉靖壬戌進士。授翰林。官僉都御史。卒祀鄉賢祠。

芙蓉

嶺南木芙蓉。有一日白花。次日稍紅。又次日深紅。名曰三日醉芙蓉。

宣德銅盤

曾賓谷方伯藏宣德銅盤。方徑三寸五分。內刻御製錦堂春詞云。映日穠花旖旎。縈風細柳輕盈。游絲十丈重門靜。金鴨午煙清。戲蝶渾如有意。啼鶯還似多情。游人來往知多少。歌吹散春聲。宣德七年正月十五日。

文信國綠端蟬腹硯

硯修廣各三寸餘。受墨處微凹。底圓而凸。象蟬腹。沿左邊至頂。刻謝臯羽銘云。文山攀髯之明年。疊山流寓臨安。得遺硯焉。憶當日與文山象戲。譜玉蕘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座右。銘曰。洮河石。碧于血。千年不死。長宏骨。款識臯羽二字。袁簡齋先生。貯以檀匣。而識原委于匣蓋云。乾隆丁未十二月。杭州臨平漁父。網得此硯於臨平湖。王仲瞿居士舟過相值。知為文文山故物。以番錢廿元得之。轉以見贈。余仿竹垞詠玉帶生故事。為作匣兼招詩流各賦一章。甲寅六月望日。袁枚記于小倉山房。時年七十有九。

品酒

嘉慶癸酉。余偶憇雲林寺。次日獨游笈光。遇一老僧。名致虛。善氣迎人。與之談頗相得。亦畧知文墨。坐久。余欲下山。老僧曰。居士得毋饑否。蔬酌可乎。余方謙謝。僧已指揮徒眾。立具伊蒲。泥甕新開。酒香滿室。蓋時業知余之好飲也。一杯入口。甘芳浹冽。凡酒之病無不蠲。而酒之美無弗備。詢之曰。此本山泉所釀也。陳五年矣。老僧蓋少知釀法。而又喜談米汁禪。此蓋自奉之外。藏以待客者。于是觥斝對酌。薄暮始散。又乞得一壺。攜至山下。晚間小酌。次日僧又贈一瓶。歸而飲于家。靡不贊歎。欲絕。廿年神往。何止九日口香。此生平所嘗第一次好酒也。此外不得不推山西之汾酒。潞酒。然稟性剛烈。弱者惡焉。故南人勿尚也。于是乎不得不推紹興之女兒酒。女兒酒者。鄉人于女子初生之年。便釀此酒。迨出嫁時始開用之。此各家秘藏。並不售人。其花壇大酒。悉是贗本。且近日人家蕭索。釀此

者亦復寥寥。能得其真。東浦水作骨。而三四年陳者。已是無等等兒矣。道光甲申。余歸自京師。汪小米表弟。拉飲庚申酒。庚申酒者。小米令叔春西先生家所藏者也。春西尊人舊貯二十壇。歿後其家亦胥忘之。春西又汴游十餘載。遂無人問鼎。而藏酒之室。又極邃密。終日扃牡。更無人知。而窺之者。以故二十年來。丸泥如故。春西歸。發始之所存。止及壇之半。正簡齋先生所謂。壇高三尺。酒一尺。去盡酒魂存酒魄是也。色香俱美。味則淡如。因以好新酒四分攪之。則芳香透腦。膠錫殘底。其濃厚有過于笈光酒。而微苦不冽。自其小病。此生平所嘗第二次好酒也。僕達麴流涎。到處不肯輕過。聞之人語曰。不喫奔牛酒。枉在江湖走。余過其地。沽而試焉。嗚呼。天下有如此名。過其實。庸惡陋劣之名士乎。論其品格。亦止如蘇州之福貞。惠泉之三白。宜興之紅友。揚州之木瓜。鎮江之苦露。邵寶之百花。茗溪之下若。而其甜其膩。則又過之。此真醉鄉之魔道也。而其中矯矯獨出者。則有松江之三白。色微黃極清。香沁肌骨。惟稍烈耳。又記某年余游蕭山。梧里主人周姓名鎮祁。情極款洽。作平原十日之留。一日出一種酒。曰梨花春。俗名酒。做酒曰梨花。蓋三套矣。余飲一杯後。主人即將杯奪去。主人巨量。止飲二小杯。是日余竟沈醉一天。因思古人所謂。千日九醞者。亦即此類。特其一年三年之醉。則未免神奇其說耳。余居廣東始興。一年有餘。彼處有謂冬酒者。味雖薄。而喜不甚甜。故尚可入口。中秋以後。方有來年二三月。便不可得。詢之土人曰。此煮酒也。今日入甕。第三日即可飲。半月壞矣。一日有曾姓鄉紳。邀余山中。小酌。舉杯相勸。余視之。淺綠色。飲之清而極鮮。淡而彌旨。香味之妙。其來皆有遠致。詭以為得未曾有。急詢何酒。曰冬酒也。問那得如許佳。曰陳六年矣。余又叩以鄉

人不能久藏之言。曰鄉人貪飲而惜費。夫安得有佳者。此酒始釀。須墨江某山前一里內之水。不可雜以他流。再選名麴佳釀。合而成之。何患其不能陳。余家釀此五十餘年。他族省穡。不肯效為之也。余生平所嘗第三次好酒也。余三十年來沈湎于酒。臟腑之地。受病已深。近日損之又損。以至于無。而結習所存。不能忘也。因歷憶生平飲境。而一紀之。宋俞文豹吹劍錄云。易惟四卦言酒。而皆在險難。需需於酒食。坎樽酒簋。困困于酒食。未濟有孚于餘飲酒。可見酒乃人生之至險也。可不戒哉。

前朝後市

宋神宗嘗問經筵官。周官前朝後市。黃侍講以王氏新說為對。言朝陽事故在前。市陰事故在後。意以為據荆公之學。必然希旨。上曰不獨此也。朝君子所集。市小人所居。有向君子背小人之義焉。諸臣悚然。大哉王言也。

鴉片入策題

今年甲午廣東鄉試策題第四。民食一道中一條云。沃土之地。往往植烟草。以為利息。甚至取其種之大害于人者。而廣播之。民不知其散精力。耗財用。大半溺于所嗜。視其為用。與菽粟等。而且勝之。將何以嚴其禁。而革其俗。此言內地之烏烟也。此物入于高文典冊。前此未之有也。

陣亡疏語

宋人薦陣亡將士疏畧云。虎頭食肉。彼何人斯。馬革裹尸。深負公等。戰河南。戰河北。毋忘此日之精忠。出山東。出山西。再作明時之將相。造語真摯。九原應有感激涕零之意。

大誓

尚書大誓。泰言大也。或曰伐商乃太王之志。太公之謀。故曰大誓。則穿鑿矣。

二我

宋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見宋彭乘墨客揮犀。又史延壽嘉興人。以善相游京師。視貴賤如一轍。箕踞袒裼。從不稱名。稱我。時人呼為史我。乃知若輩亦無獨有偶。

玉鬪髀

有人掘唐明皇墳。出其尸。則髑髏一具。皆化為玉。急為拵之。見太平廣記。其事甚怪。但小說載明皇假寐西內。李輔國欲謀弑之。以鐵椎擊其腦不動。明皇曰。我自服葉法善丹藥。骨節寸寸皆化為玉。金石不能傷也。刺客大怖而退。則其說亦可有證。

狻俗

狻俗負物。男人以肩。女人以首。謂男首係狗王之頭。而女肩則高辛公主金肩。故皆貴之。俗夫婦不同宿。擇晴晝入山僻處。盡一日之樂。插松枝于路口。曰插青。人無敢繼入者。其交也。銜鴛裸體。遺精草莽。嵐蒸瘴結。是生短狐。

鬼輕巡檢

先君宰始興。日。清化司巡檢蔡君洗。凡廷棟太湖西洞庭山人也。年七十餘。而精神矍鑠。飲啖過人。

廣額豐頤耳長過頰見聞極博又健于談懸河一開沛然莫禦但談至興酣則支節往往失脫如天起怪風民間七隻醬缸吹過江面又京師西山開煤穿穴地道現已穿至某處道理分寸不差累累黍此等事並非全屬子虛而自彼述之則一若躬立其旁而目睹其事者情狀殊可笑也又喜說鬼自言生平凡遇鬼二十餘次而與之相搏者亦累累然從未有為鬼所敗者方談此時摹形繪色數脚論拳大聲發波險語破石正其掀髯得意時也一日方談余戲之云君為鬼所輕矣待明年升轉一階必來相報慎之慎之叩其故余繙宋無名氏異聞隨錄一則示之云南恩州陽春縣即古春州有異鬼棲于主簿署白晝現形不勝其擾有班直者為巡檢初到任簿招與飲語及此事詞未畢而鬼已立于巡檢身後因引手捽之而鬼仆于地巡檢且捽且毆鬼顧簿哀鳴求救乃得脫其家以為必將遷怒終夕弗寐比曉寂然啟戶見壁間大書曰巡檢廳人不足較也遂絕閱畢諸人無不狂笑闕堂而蔡君亦捧腹而不能已

麻陽陋俗

蔡君又談一極可笑之事言湖南麻陽縣某鎮凡紅白事戚友不送套禮只送分金始于一錢而極于七錢蓋一洋之數也主人必設宴相待一錢者止准食一菜三錢者三菜五錢者徧殺七錢者加筵故賓客雖一時滿堂少選一菜進則堂隅有人擊小鉦而高唱曰一錢之客請退于是紛然而散者若干人三菜進則又唱曰三錢之客請退于是紛然而散者又若干人五錢以上不擊而客已寥寥矣此事未見虛實而窮荒陋俗容或有之余思此堂隅高唱者或猶是古人白席之遺

天子妃

貓別名也見鶴林玉露蓋以武后殺蕭妃妃臨死曰吾願生生世世為貓武為鼠呢其喉足矣此典罕有見人用者余因思之虎舅龍妃可為的對俗言貓為虎舅言虎事事肖貓也

雪月渡江湖

大月渡太湖大雪渡揚子江此非常奇景也余於丙戌北行旬日間兩遇之因各紀以詩渡湖云廣寒八萬四千戶太湖三萬六千頃姮娥子與洞庭君良夜迢迢鬪清冷鸞鸞月子照當頭翦翦春風不住流如此烟波如此夜居然容我一扁舟渡江云檣鳥北向不住啼玉龍滿天鱗甲飛空江浩浩冷逾淨白水不動青山肥此時微醺中卯酒我挂輕帆出京口平視都無鳥鵲飛遠聽全靜蛟龍吼炫眼光明四面開水晶宮闕玉樓臺藏將錦繡江山去換出琉璃世界來千疊波爭萬花白空中仙人藐姑射金焦兩點鬪嬋娟彼也投瓊此獻璧嗟我年來守故山柴門高卧冷袁安豈知放眼江湖外如入瀛洲到廣寒蓬窗此景難描繪萬頃空濛一尊對蕉葉拚教醉鷓頭梅花未免辜驢背蕭蕭行李冷羊裘張觸關山萬里愁鶴太禪褫腰太瘦明朝空自上揚州病中追憶舊游不覺神往因紀之

疊字詩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吳融秋樹詩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劉駕詩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白樂天詩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兩般秋雨盒隨筆

是也。有一句四疊字者。古詩。行行重行行。木蘭詩。唧唧復唧唧。是也。有兩句互疊字者。王賈詩。年年歲歲花常發。歲歲年年人不同。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古詩。青青河畔草。六句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延延離又屬十四句是也。至李易安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連下十四疊字。則出奇勝格。真匪夷所思矣。

財色

古人云。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本富者農桑也。末富者商賈也。姦富者盜賊也。又云。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者。色也。大者傾城。小者傾鄉者。富也。財色之際。可不慎哉。

湯武

南巢牧野之事。後之人執定應天順人四字。處處為湯武迴護。而不必也。夫子序書曰。湯勝桀。武王勝殷。殺受。此與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同一筆法也。曷嘗有恕詞哉。

識遺論相

宋紹興中。一紀之中。命相十四。張燾以為言。和戰紛紛。必無成功。何況明思陵十七年間。四十二相。安得不亡耶。

彭生鐵杖

公子彭生。紅縷肉。將軍鐵杖。白蓮膚。宋人句也。不過詠豬肉包子耳。而造語特奇。

薛能

先伯祖諫庵先生云。唐之詩人。至薛能而庸妄已極。嘗舉其文字之乖戾者。而摘論之。昨偶閱其一絕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荒山作卧龍。夫以孔明之出。建無藉之業。完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烏得云成何事哉。能真庸妄矣。

蘇文

羅大經云。莊子之文。以無為有。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生平熟此二書。故其為文。橫說豎說。無復滯礙也。朱文公論蘇文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有貶詞矣。

至聖封號

夫子既歿。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未有封號。至唐世始封文宣王。宋神宗欲加尊崇。禮臣定議為至聖元神帝。李邦直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稱帝。于是止加元聖二字。陳隨隱譏之曰。異代尊崇。何預于周。邦直之罪。所當筆誅。愚謂李論甚正。夫子乃萬代師表。封帝封王。下儕于城社之神。本輕褻矣。況生而謹守臣節。歿而膺此僭稱。夫子必不願也。故封自以至聖先師。最為允當。

中賢亞聖

元仁宗以孔子為中賢。唐姚崇遺令以孔子為亞聖。不知上等是何人物。

春秋人物

鄭子產。晉叔向。士燮。魯叔孫婁。子家。羈。吳季札。衛蘧瑗。齊管夷吾。自是春秋上等人。物。齊晏嬰。鮑叔牙。晉趙衰。趙武。祈奚。魏絳。秦百里奚。楚沈尹戌。宋公子目夷。鄭子皮。魯季友。仲孫蔑。衛石碻。公叔發。

晉荀瑩諸人亦皆後先競秀不可沒也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于常平。然有法無人胥歸無益。宋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貴穀傷民也。年上則斂。恐賤穀傷農也。由此而言。三代之時。有常平之政。而無常平之名。周官所言。即常平之法也。

而已

宋洪俞因論臺諫失職。疏中有款所喜請者。不過謁景靈宮而已。朝廷遂以為而已二字。乃大不敬。因鐫三官。洪有句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見侯鯖錄。及閱稗史載云。洪平齋新第後。上史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指撫其大略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相。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上式。末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短之。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兩說未知孰是。大約此公于此二字。用得手滑。即奏章亦不檢點。以至終身蹭蹬于兩虛字中也。

壽王妃

明皇娶楊玉環。乃壽王之妃。長恨歌。連昌宮詞。長篇敘事。俱未道及。蓋為國諱也。惟李義山云。龍池賜酒殿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雖微露其意。而語極含蓄。宋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寫得明皇昏庸可笑。魏以宋人而詠唐事。

固不嫌如此刻酷也

書詞與史筆迥異

向常論汪彥章之於李伯紀。一啟一制。判然如出兩人。今讀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已百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迹滅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以及此。推崇可謂至矣。後作順宗實錄云。實諂事李齊。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凌轢公卿。勇于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人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抑何相反若是乎。或曰。書乃過情之譽。史乃紀實之詞。然而譽之亦太過情矣。三代直道之公。可如是耶。

影妻倚妾

清波雜志。太學生呂榮義為上庠錄。投進詩。有影妻倚妾之語。較梅妻鶴子更奇。

畢趙

高宗至臨安。問篙工二人姓名。曰。趙立畢勝。高宗大喜。以為中興可必。宋畢漸及第。趙諗居第二。人報著飛馬。匆匆道旁。問何人狀元。報者探名紙視之。曰。畢斬趙諗。蓋三點模糊也。後趙果謀逆伏誅。

兩般秋雨盦隨筆

卷二

二十三 上海掃葉山房石印

此二姓者。一以示吉兆。一以示凶徵。諺所謂口頭讖者。果有之耶。

宗室詩詞

相傳俚詩。有蛙翻白出。閻蚰死紫之長一首。乃宋宗室某公詩也。帝在宮方欲灼艾。有宮人戲誦此詩於上前者。上笑不能止。因罷炷艾。宗室之盛者。酣奉富貴。其衰者料量衣食。屏棄詩書。固然其無足怪。貴耳集。宋趙介庵名彥端。宗室中之秀者。西湖詞有波裏夕陽紅。涇之句。阜陵問誰作。左右告之曰。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蓋深喜之也。

食其

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此二字意義不可解。何亦相沿取。此宋王楙曰。大約因慕其為人。如司馬相如。慕蘭相如之為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人也。前有戰國之司馬食其。後有西漢之趙食其。必酈審慕司馬之為人。而趙又慕酈審之為人。故陳陳相因也。

佛

佛入中國。傳奕韓退之。以為自後漢明帝始。然魏畧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是釋氏之經。自前漢已有之。又漢武故事。元符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曰。此劫餘灰也。則佛于武帝時。似已入中國。至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則似三代已有之。然誕妄不足信也。

詩禍

瀛奎律髓注。錢唐書肆陳宗之起工詩。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因刊江湖集。宗之有句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邨而譏彌遠也。而鶴林玉露。則以為此詩係太學生教器之作。句亦小異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蓋詩係陳作。而人嫁名于教者。言者上聞。因命毀江湖集。版教與陳俱得罪。于是詔禁士大夫作詩。器之當韓侂胄秉軸時。輒趙忠定詩末二句云。九京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沒代孫。韓聞之。居然不罪。而卒不免于詩中得禍。筆墨之間。可不慎哉。詩禍之興。起于楊惲南山種豆之句。自後罹其網者不一而足。然總因怨望譏刺。有瑕可摘。至于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年年歲歲花常發等句。以好詩而反得奇禍。則又出于意料之外者也。

仁義

董仲舒曰。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恰是天然意義。勝荆公字說之穿鑿多矣。

儒作禪語

居士聞木犀香否。吾無隱乎爾。此以彼法參我法。故覺其超妙。若吾道中何必亦效此口吻。賈挺才講孟子。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曰。此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猶作引證指點語。于理無礙。或問安定先生胡侍郎。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先生詩答之云。門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滿地生荆棘。則竟是參禪矣。又陳洪範問林艾軒祭酒。聖人之于天道如何。答云。恰是恁地未悟。復問魏聘君國錄。答云。正如京師人賣牀帖。恰用得著。語意雖亦平坦。然豈非岔入話頭一路耶。

拘泥

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往程頤固爭。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為證。子瞻曰。明堂乃吉禮。非歌之謂也。頤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麀糟鄙俚。叔孫通見宋孫升。孫公談圃。迂儒拘墟之見。往往如此。且論語但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並未云。子於是日歌。則不哭也。如頤言。則是日歡慶。即聞父母之喪。亦不奔耶。多見其窒礙也已。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終

